



14
1544
41



東原錄序

東原錄宋龔鼎臣所撰也多考論訓詁亦兼及雜事其說經多出新意如謂書本無百篇孔子存甘誓欲以見父子相傳之義存盤庚欲以為遷都之戒頗不可訓然如解易之鼎金鉉卽儀禮之鼎福解禮記升中於天爲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之中其餘引證各子史註之誤皆確有考據惟所稱邵元學士家作三代木主不更畫影幀蓋非古禮甚謬以上下文義推之當作蓋用古禮傳寫之誤必非舊文也鼎臣字輔之鄆州須城人景祐元年進士歷官諫議大夫京

東原錄序

東原錄宋龔鼎臣所撰也多考論訓詁亦兼及雜事其說經多出新意如謂書本無百篇孔子存甘誓欲以見父子相傳之義存盤庚欲以爲遷都之戒頗不可訓然如解易之鼎金鉉卽儀禮之鼎扁解禮記升中於天爲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之中其餘引證各子史註之誤皆確有考據惟所稱邵元學士家作三代木主不更畫影幃蓋非古禮甚謬以上下文義推之當作蓋用古禮傳寫之誤必非舊文也鼎臣字輔之鄆州須城人景祐元年進士歷官諫議大夫京

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大中大夫提舉亳州大清宮以政議大夫致仕事迹具宋史羅江李調元雨村撰

東原錄

宋 龔 鼎 臣 輔 之 撰

舜典後有作汨作九共篇彙飲孔安國以爲亡篇疑其非亡也乃孔子所刪去者爾况二典豈容此雜篇綴其後言百篇者獨安國而已孔子未嘗言也

尙書廿誓其中別無可以爲後世法者但孔子之志以堯舜相繼卽見其與賢無此一篇則不見禹之與子故載之以示父子傳授之法也

尙書本爲舜故并錄堯詩之首本爲文王故并錄先公費秦二誓係在書後者若只訖文侯之命其誰不

能編也蓋前此皆帝王之書所以人見其甚易用費
秦者言典誥也孔子更於諸侯中取之有以勸諸侯
之為善可繼帝王之書也

易鼎卦有金鉉按儀禮云食大夫禮曰甸人陳鼎七
當門南面上設扁鼎注云扁鼎扛所以舉之者也凡
鼎鼎蓋以茅為之今文扁作鉉釋文鉉胡全反一音
扁故周禮匠人廟門容大扁七筒是扁卽鉉也說文
乃以鉉為鼎莫狄切非也且鼎本茅為以覆鼎鉉以
木為以舉鼎其誤可見

上繫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

九九地十此乃參伍錯綜之數爾故子夏易傳
前段之末韓康伯以為後段之首非也

詩晨風云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毛傳云駮如馬倨牙
食虎豹崔豹古今注云六駮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
癘駮名曰六駮木爾雅云駮赤李注云子赤
周禮疾醫鄭康成注云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羸養
其不足者凡十五字最得其要於諸疾無不包括謂
氣勝則過也當攻之氣負則不及也當養之
世俗稱詩曰佳什或曰見贈見寄之什有以一篇為
什者似以什為詩之別名殊失其旨据詩大小雅周

頌凡於其始則曰某詩之什至其中則曰某詩之什若干篇以上也周禮宮正會其什五先儒以五人爲五二五爲什唯魯頌亦曰駟之什至其終以數不足故曰駟四篇然則詩一篇以上稱什可也
或問李鼎祚解易以聖人設卦爲伏羲觀象繫辭焉爲文王是否予曰伏羲設卦觀示其象於人文王演易繫辭於卦下故孔子言繫辭焉者六皆不能有字著其上一曰繫辭焉而明吉凶二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三曰繫辭焉所以告也四曰繫辭焉以盡其言五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六曰繫辭焉而命之然則豈容與設卦離其句哉

洪範九疇宜皆有所說獨八政衍載其八事其五紀亦然疑王省惟歲以下所說歲月日星及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常在歷數字下况有冬有夏乃似歷法其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當續以無偏無黨以下則大中之法備如歛時五福當在五福六極之後乃是說福極之意爾此漢儒所得錯亂不能細考以妨于伏生之類之人使後世爲不完書皆漢儒之罪也
皇極以前四疇皆治法也皇極以後四疇皆治之有善惡也如三德之不善則臣僭而後凶民亦僭差稽

疑亦有吉凶下二疇善則善應惡則惡應與前四疇之體法異也

前人有以贖爲探考之義者自爾人頗效之易且易有天下至贖及探贖索隱之文二者舉謂贖者幽深難見唯苟爽謂贖測也其前人或取之乎皇甫泌右丞治易有紀師說一卷謂贖者所以測物情也斯得之矣

鄆州門樓真廟大中祥符初東封回賜升中延福之名禮記曰升中於天注升上也中猶成也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周禮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又立氏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當天下中和則是太平乃上其民中以告天也中自有義注者何必猶成也

董仲舒云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卑賤不能致也在西漢鳳嘗見於潁川則是鳳鳥至魏晉間張掖出石圖則類乎河圖之出矣然未必皆聖人所致也

揚子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人之神潛天地則其德如天地矣書曰惟克天德故仲淹謂天隱地隱者此也又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精氣爲

物天神之精也神而明之天明之粹也生而稟乎天
死而復於天復者精復於神粹復於明嘉祐中予在
國子監與監長錢象先進學官校定李軌注揚子法
言後數年因於唐人類書中見如玉加瑩一義惜其
未改正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加瑩爰見丹青軌
注云夫智者達天命如玉加瑩磨而不磷往日不知
其誤遂改軌注以就文義爾

青社有白門士人多問其名据淮南子載八極其西
北方曰白門高誘謂金氣白故曰白門蓋天下諸城
西北門皆號白門後漢張衡思立賦云蹶白門而東

馳兮云台行乎中野雖志在高邈然亦自西徂東也
又呂布在下邳郡與麾下登白門樓下邳城三重卽
大城之門也故水經注謂南門爲白門今青社白門
在北城而西偏南向則酈元所謂南門者其理亦通
唐高宗諱治當時改治書侍御史爲御史中丞復舊
名也治禮郎爲奉禮郎迄今因之其後太子賢注後
漢書至王符愛日篇曰治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
促以短乃改治爲化以亂對治則化不若治要其語
新則治不若化

仁宗嗣位踰年改元天聖舊譌明肅后垂簾共政謂

天爲二人聖也於時胡曰嘗言未曉其義蓋不知自
有所出晉殷仲堪天聖論其略曰夫者萬物之根本
真然而不言聖者承天之照用天之業此恐是真宗
爲天仁宗爲聖也

爾雅釋木曰槭酸棗郭璞云樹小實酢孟子曰養其
槭棘其孟子本文云養其槭棘注槭棘小棗所謂酸
棗也

荀子非相篇曰仲尼長子弓短楊倞解云子弓仲弓
也言子者著其爲師史記漢書有駟臂子弓其學唯
受易而已韓文公亦曰子弓之事業不傳而荀子論

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駟臂也常怪倞序荀子其辭
甚異曰穿鑿之責於何可逃王弼解子弓乃朱張字
也言荀卿以比孔子蓋其道與孔子同所以於逸民
七人獨不論朱張之何如也然則謙道於人取益多
矣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若春秋夏五夫人氏之
類後人從之莫猶補其闕者宜倞以異辭而不敢逃
責也

論語有子桑伯子王肅注謂書傳無見焉劉向說苑
載其事甚備然說苑異書也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
也易野無禮又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

冠弟子曰大子何爲見此人乎其質美而闕如也此無文也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然則肅在漢後不甚遠而不見此書何也亦可審其學問之有遺

歷代名臣法帖有山濤啓事云臣啓崔諒史曜陳淮可補吏部郎三人皆衆論所謂諒尤質直少華可以敦教昔漢武朝以儒者文多質少乃用萬石君二子

以抑其文華之士雖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若崔諒者誠愈通儒咸以濤爲知言

世俗謂一錢爲金百金爲一鏹與古甚異漢時萬錢比周時金重一斤其言百金者爲錢百萬矣然則一金猶古萬錢之稱也孔安國注呂刑六兩曰鏹鏹黃鐵也一曰錢也今之百錢豈止六兩而已又或以鏹爲鏹尤無稽也

論語載蕭牆蕭屏也後人因惡事斥之遂若非禮可言者不究其始謂某事也周禮春官之屬有司設几筵後人因喪事設之若唯凶禮可言者不究其始謂

某事也惟通者則不然各從其本而已

或問馬融云軼越三家馳騁五帝何也曰言三家論語三家者以雍徹漢書劉陶推三家尙書以雍徹尙書則不見唯見馬融軼越三家馳騁五帝以意求之則宜爲三代夏商周之家也

古氏春秋日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魔之機若以下二患爛腸之食伐性之斧證之當以魔爲倒也又魔逆寒疾也高氏注以招訓至魔機門內之位者誤也

孟子謂人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者也若有能信之者不遠千里必求信之耻指之不若人也今之人心不若人而不恥是之謂不知類矣唐盧同常爲櫛銘蓋本於此

孔子不喜與人辨孟子好與人辨是非文仲子復不喜與人辨其學孔子之道者歟或曰孟子之時亦其可與辨者卽辨之冀以明其教也文仲子遭亂世而退河汾宜乎不爲之辨也

張衡東京賦李善注本云解罟放鱗又曰慕天乙之弛罟其五臣注本弛罟作弛罟故韓魏公進嘉祐編勅表從罟然網罟可通施於捕禽魚作弛罟則不重

身原金
復於義爲當

呂氏春秋傳夏啟有鈞臺之享周康有酆宮之朝二
事先儒皆未知其所出今傳於學者或得之可補古
史之闕汲冢書稱太甲殺伊尹唐李宗閔謂孟子教
諸侯叛不別是非毀短賢聖甚可罪也
落成之祭人久不行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宮與
諸侯落之

揚子曰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李軌注謂手者桎梏之
屬賈誼新書云紂作桎數千梏天下諸侯之不諂已
者杖而桎之文王桎梏囚於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其

注意以文王聖而免桎梏則與揚子合矣

有問竹與松柏皆能冒霜雪而不衰竹虛而松柏堅
實其故何也或對曰竹則虛其心松柏則實其腹竹
則弱其志松柏則堅其骨非道之自然乎

書康誥曰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盥遜
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荀子致仕篇書曰義刑義殺
勿庸以卽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安國之注爲
二解荀子并爲一解凡刑殺旣義則當用但解勿庸
以卽爲卽行斯與本文意異

四瀆尊於百川謂其發源而東不假他水直注於海

也然人呼淮者止曰淮濟者止曰濟不以他水寄名於其上曰某淮某濟也惟淮雖有秦淮則秦非水名也其江河則不然凡水之相符適者必寄名於其上若沅漢則曰沅江漢江洛汝則曰洛河汝河之類是皆世俗之語不可不知

樊噲傳云從攻項籍屠者煮秦顏師古輩皆未詳其處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宛句有煮秦城

劉向曰湯無葬處顏師古謂不見傳注也按汲冢記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湯冢得誌云我死後二千年困於恩恩得古鐘磬皆沒於河

書有亡本及逸詩者蓋孔子之所刪也夫修春秋者孔子之所未改者也逸論語者殆載齊魯古三論篇章之所遺也讀唐明皇道德經序見君子傳注至公之辭也孔子所存書之逐篇皆因事而訓後世如盤庚三篇蓋以五遷之勞民咨胥怨故錄其丁寧告民遷之之意欲後世凡議遷都卽知民之必怨用戒其不可輕遷也

地理新舊志江淮間宅與墓則隨五音取向宅則皆須西北高東北下流水辰巳間出兼同用丙向爲上非也凡宮寺祠廟郵館皆無常主故用丙向宅舍則

當谷隨本音

邵亢學士家作三代木主大約依古制而規模小也仍各用一小木室安木主作一靜室置之不須更畫影幃蓋非古禮又木主久而壞可瘞而別製安祿山陷洛陽士庶奔迸崔祐甫獨崎危於矢石之間潛入家廟負木主以竄然則木主之制唐士人家皆爲之也

孫構紹先言諸葛武侯夔州八陣圖用八以石壘漢州八陣圖用六以砂壘皆近千年不泯或曰武侯擇吉日爲之故也用六在用八之後以其兵少不能足

其數

晁文元公常約已立四無之誨法而專習之謂無怒無怖無慮無住無慮者息其繁慮無住者不住著於一物晁公每自謂得則象智蓋見賢思齊觸類而長此取象中說所謂七無者然皆原於論語子絕四也物有以類而名之者鵝曰舒鴈馬曰飛兔皆名之美者也至於人則有曰鷹犬曰虎狼者豈不愧於鵝馬乎

史記蘇秦曰燕北有棗栗之利又樂毅傳曰薊邱之植植於汶篁釋者謂竹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

汶水然則齊魯間棗栗殆自燕北而移植歟故青州
圖經引齊民要術曰青州有樂氏棗豐肥細好爲天
下第一經云樂毅破齊時自燕齊來因種於此故以
姓得名
物有善蟄藏者是保其身也人若能蟄藏志意待時
而動是保其神也保身則氣全保神則形全形與神
不相離也

文中子言董威輦大雅吟幾於道威輦之詞不見於
世而見石崇大雅吟然亦無能歌者威輦晉董京字
也京與崇同時人其詩意異否未可知且存崇詞以
質斯義其節曰堂堂大祖淵弘其量三分有二周文
是向於穆武王奕世載聰蕩清吳會六合乃同大槃
以司馬晉比姬周大雅之意其在是乎

唐劉秩述政典三十五卷杜佑增之二百卷號通典
通典所載自書契以還迄唐德宗正元元年上下數
千年咸平中宋白等爲續通典二百卷載二百年其
卷帙亦如之與治晉張輔論遷固書一也然秩書太
畧白書太煩不煩不畧最爲適中者佑書也故最行
於世是知天下鉅細事惟適中可以久而不廢豈特
書抄哉

賦者緣物以成文必辭理稱則彬彬可觀唐楊遂賦
太極生兩儀有云品物流形聚作草木鳥獸不言善
應散爲霜露風雲理雖長而辭不稱無足觀者王沂
公賦有物混成曰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
大者聚而爲山川雖與前賦意合而其辭理彬彬然
矣

高弁公儀種先生放之高弟也常著帝形三篇有張
荷若山亦學焉先生以友道待之著過非九篇先生
皆稱之復謂過非在帝形之上帝形今行於世而過
非世所罕見大吉謂過非非過也聖人作事於時有
本是而未非非聖人之過也益後世增飾之過也陸
魯望嘗因激而爲蠶賦以其貽禍於民遂欲伐桑滅
蠶思古民衣皮羽爲無得喪則不及過非之意遠矣
韓文公古詩曰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謂李杜也
北夢瑣言載文公律詩曰天恐文章渾斷絕再生賈
島在人間又王黃州解梁官舍詩云上天於我心還
厚只遣文章道更尊此皆原孔子天未喪斯文之意
杜工部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詩云子雲清白守今日
起爲官諸本皆然予以謂今作金蓋金日碑本休屠
王太子與母闕氏俱没入官輸黃門養馬武帝長奇

之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唐中興時贊普必有相類者故甫用之也

西六文字雖變古體其有至當者亦不減於古如梁李崧論詩答徐巡官其畧曰詩者或逸樂而興或悲哀而作內經夫婦外正君臣雖孤憤必伸雖輿言必達懲惡勸善之理於是乎明感新懷舊之情於是乎見乃知作者豈徒然哉是以讀騶虞之章知岐周之盛德誦芍藥之句識鄭衛之淫聲如巡官送賓云蟾桂三春捷雞林一國榮則知皇澤之被於遠人素風漸於殊俗又若貽友生云詩道長年樂生來貧却

則知尺璧輕于寸陰千金賤於一字如崧所述豈必以古律爲別哉

五代和魯公凝長於歌詩初辟西征從事軍務之餘往往爲歌篇詔使往來傳於都下當時籍籍以爲宮體復生俄而時主知之遣中使馳驛索宮詞百首卽日上焉其間有云遙望青河畔草幾多歸馬與休牛又云赤子顛顛瞻父母已將仁德比乾坤又云越溪姝麗入深宮儉素皆持馬后風盡道君王修聖德不勞辭輦與當熊使事中的有風人之作

和魯公上巳日修禊事於濟汶之上或曰長津之內

游舸甚繁擊鼓鳴榔之下必起飛鱗而驚睡龍俄有
漁者獲一巨魚長丈餘其圍數尺斑首赤喙刀鬣骨
鱗遂贖而放之或謂曰子欲望負足乎魯公曰豫且
之箭前編所遺但惜其救旱之功未展不可隨泥鰕
沙鱸同鱸也且爲放魚歌有云骨鱗骨 皆龍子時
張招遠稱之云解束縛之讎願登賢相蓋志形於詞
也後爲右揆舊說鯉魚滿三百六十歲蛟龍輒率而
飛去若此者其歲蓋亦深矣

賦亦文章雖號巧麗苟適其理則與傳注何異如李
巽土鼓賦土之靜靜乃陰之實土之動動乃陽之精
陰以質而濁陽以文而清將以質勝文而其理永固
遂以土爲鼓而其義有成斯追於無愧於理矣當時
謂之李土鼓後有鮑當者著孤鴈詩甚精時亦號鮑
孤鴈

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六日太宗始御講武殿試進士
賜呂蒙正以下及第三年五年又賜胡旦蘇易簡以
下及第初京師期集未有題名石刻至七年馮起以
其善大夫通判歙州蘇能以著作郎權知歙州乃刻
湯詩七首其賜呂蒙正詩有云帝澤雖寬異官榮莫
忘貧賜胡旦詩有云報言新進士知舉是官家御注

云每相見但相勸爲美善之事莫教朝野人笑道主
文官家知舉不了呂蒙正自僕射乞出得判河中府
太宗曰卿狀元及第朕用卿作宰相今日可謂榮歸
鄉里因有詩曰滿朝鴛鴦醉中別萬里煙霄遊子歸
太宗聞之曰呂蒙正似無意再來既而三召方再入
相

藝祖時新丹鳳門梁周翰獻丹鳳門賦帝問左右何
也對曰周翰儒臣在文字職國家有所興建卽爲歌
頌帝曰人家蓋一個門樓措大家又獻言語卽擲於
地卽今宣德門也

劉仲芳上曹瑋水調歌頭第三句云六郡酒泉蘇
美亦有此曲則云魚龍隱處尹師魯和之亦云吳
去後其平仄與蘇同而音與劉異嘗問曉音者乃
以平仄言之其文稍異然不脫律皆可用也律說
詞之指法余聞之師悟治易者各將所見苟不離道
之方則不可論是非餘經皆然

王元之詠中條山嘗愛田告詩有洞黑次狂雨峰青
卓冷煙乃作書求之大槩言詩於茲山只欠是爾田
諾焉故田詩集不復載

李文定公廸與夏侯麟各題詩於濮州王驥郎中屋

東原錄
壁文定曰南巷蕭條北巷連君歸未得伴君閑郡樓
獨上最高處盡日凭闌不爲山夏侯曰夜來飛夢到
瑤池借得周王八駿騎宴罷却歸蓬島去五雲狂踏
影叅差明年文定第一人夏侯第二人及第

魏野詩曰雲好低頭望松宜側耳聽便堪爲導引誰
信可延齡頃年杜岐公晚年揮扇或墜椅下卽側身
取之蓋亦欲略用力也

王欽若三司勾當來亳州散食鹽錢知州有詩一句
云雪霜散處民心悅欽若對曰鼎鼐調時衆口知

龐籍爲黃州司理夏竦時知黃州龐嘗遊洪水山有
詩云登臨不覺致身危夏頗異之後龐爲相而夏爲
使相龐適當軸曰今日向司理筆下作使矣

吉州雙流詩云不知萬里爭流去那派先成潤下功
向敏中與盛度分作一人是殿中丞一人是太傅後
向爲相盛亦貴顯

康定中尹師魯過河陽見予廳事之壁有石記墨本
題曰青州州學記師魯謂當云青州學記大抵文章
增減字不可不思嘗觀韓文公文章無一字用不當
者如藍田縣丞記其下主簿尉若常人止曰簿尉也
且尉則官稱簿則簿書必曰主簿則名始完是雖文

之小疵亦典刑不可不尚曰主論四谷故宋景文
齊桓公得愚公而管仲修政故杜甫贈蕭郎中詩曰
中散山陽鍛愚公野谷村徐鉉題雷公井亦曰拚壽
愚公谷蕭條羽客家皆謂其蕭灑可愛也予守青社
因旱禱雨於愚公山下卽日而應噫公野人也生死
有益於齊亦嘗以靈異澤民求爵號於朝廷元封二
年封隱利侯

景佑二年省試天子外屏賦是時國子監元黃庠者
最有文稱同試問以所此證事庠曰可用疏屏內屏
聞者以皆有屏者謂庠不誠及庠程文第一其辭曰
清廟之節用疏是殊彛制諸侯之設於內靡僭常尊
其人見之始愧服時庠以疾不能就御試旣愈陳述
於貢院大畧言三月中偶感寒疾蒙聖恩特降中使
賜湯藥并酒遂得平愈近多士皆被榮恩而庠自胄
筵登國庠旣於南宮皆叨首薦以母老獨未能甄錄
乞賜奏別賜一試主文章郇公而下爲之進呈仁宗
曰是亦三元也詢問欲何如郇公曰乞出自聖恩處
分仁宗許將來直就御試徐曰令奪狀元也宋公序
時亦預進呈退謂同列曰將來好狀元或問何以知
之曰金口宣諭如此故知此狀元定矣宋丞相舊名

郊第一人及第或以名譖之卽更名庠時業道卿猶
外補寓書戲問曰某當年狀元名郊今名庠何許人
也宋公因以詩答曰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
華纓莫驚書錄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時以謂劉
向政名一事古今人未嘗用似留與公序也

真廟朝汝州進茯苓一顆重三十斤宜示宰臣而下
遂表謝其表王沂公代爲之有云事將符于難老効
豈止於蠲痼又曰臣等用愧鹽梅言慙藥石乃知前
輩文必引事相類雖涉小巧亦不可不然

葉道卿嘗帶貼職知秀州時狀元宋公序及同榜鄭

天休已修起居注道卿有詩寄二公曰相先一龍首
對立兩螭頭世稱爲警句

宋丞相嘗曰皇朝狀首三十八相到吾家第四人謂
呂蒙正王曾李迪與宋庠也

宋子京明道初召試學士院試瑰圭賦其辭有曰爾
功旣昭則增主之重彼績不建則貽王之羞是以上
無虛授下靡妄求又曰爾公爾侯宜念吾王之厚報
時翰林盛公度奏御曰極褒稱之曰此文有作用有
勸戒雖名爲賦實若詔誥詞也卽授直史官頃之仁
宗御製上皇太后恭謝太廟詩而子京次韻在諸公

之心其詞云柔極深慈冠古先謝成宗祐舉齊牲欲
知太似徽音盛親見周王作雅年仁宗嘉之賜緘三
百疋

劉侍郎夔皇祐中自汶上移守福唐予送以詩有云
家經武夷住仕與會稽鄰劉公云武夷山在建州北
二百里崇安縣南三十里方圓二百二十里東南二
方皆枕流水一水北至一水西來湊於大王峯前合
而南流爲建溪公旣請老燕息於其間想公當時過
家之榮後日退居之樂良可羨也

景祐初禮部試觀象作服賦予愛其離合益稷篇文
甚精當常效之以漢趙充國傳罷騎兵以萬人留田
曰罷兵留田以試竟州進士後有以韓安國傳謀事
必就祖發政拈古語爲題曰就祖發政者離合之誤
也

太宗詔徐鉉撰李璟誌文曰聖人在上雖善治者不
能保其存時謂文過太甚和魯公比擬草書以崑崙
人物猿弓黑萌玄鶴孤猿之類是形與色兼言也

嘉祐四年貶呂溱其誥詞劉敞行之溱當貶而褒嘉
祐五年劉沆贈僕射侍中其誥詞張瓌行之沆當褒
而貶

張舜民爲高遵裕幕客元豐辛酉歲隨遵裕至靈州
廻題詩於石峽曰青岡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
廻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休上望鄉臺又曰靈州城
外千株柳總放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
攀折贈行人因爲李察劾之降爲承務郎郴州監酒
杜甫贈太常張卿詩云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鷓鴣張
平子南都賦作鷓鴣方言曰野鳥甚小而好沒水中
南楚之外謂之鷓鴣
南京法寶院有二墨蹟曼卿守道也雖精妙與奇怪
不同然皆近世所罕有

劉相沆爲臺官言後令裴煜代作章奏言雖三省之
無他奈羣犬之已甚臺官吳中復上言劉向以犬斥
言事之官

潘佑曰齊人王達靈者高士也精覈九經該博諸子
肥遯邁俗目無全人子早聞達靈之名常恨未得見
其所長佑忠直人也其語固不謬後予守青社因訪
其著述訖未能得而達靈去方百年其知名者尙少
况著述乎乃知姓名有道之士汨沒者何可紀哉
周世宗既定軍制左右有以刑名相犯取旨世宗曰
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宜議迄今行之

藝祖嘗令傳宣於密院取天下兵馬數及本院供到
卽後批曰我自別爲公事誰要你天下兵馬數却令
還密院
江南城破曹彬見李國主卽放入宅言令打疊金銀
京師桂玉難過諸將皆言不可恐別有事彬曰此無
英氣不妨
范文正公嘗勉士人讀書通古今曰爲臺諫官則遇
事敢言出當藩方則有事敢斷識者知公之事業有
源深矣

蔡君謨說藝祖嘗留王仁瞻語趙普奏曰仁瞻姦邪

陛下昨日召與語此人傾毀臣藝祖於奏劄後親翰
大畧言我留王仁瞻說話見我教誰去喚來你莫腸
肚兒窄妒他我又不見是證見只教外人笑我君臣
不和睦你莫殛惱官家趙約家見存此文字

藝祖嘗以梁周翰補闕管綾綿院多決工匠不能處
及駕幸本院卽欲決周翰周翰急曰臣天下名士旣
而宰相解救藝祖言欲決教知滋味遂釋之

蘇易簡榜中有登庸者四人李沆向敏中寇準王旦
其爲參預及兩禁以上者又數人時亦號龍虎榜
太宗嘗問寇萊公孰可備東宮公曰此社稷大計當

自擇之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此事陛下不可離
御坐臣亦不敢離此願一言決定之卽言及眞宗公
乃賀曰陛下知子矣後數日眞宗因出有民竊語曰
好箇小官家太宗聞之頗不樂召公問之公又賀太
宗曰何賀公曰儲貳之立惟恐人不歸伏今人民有
是言誠可賀也太宗釋然
張乖崖在蜀聞寇萊公拜相乃謂僚佐曰寇有宰相
之器然富貴早讀書少
天禧中眞宗已不豫但患曹利用在西樞跋扈丁謂
在中書弄權一日召知制誥晏殊坐賜茶言曹利用

與太子太師丁謂與節度使並令出殊對曰是欲令
臣作誥詞上領之殊曰臣是知制誥除節度使等並
須學士院草操白麻乞召學士眞宗點湯旣起旣召
翰林學士錢惟演遂救此二人來日却除曹利用使
相依舊樞密使丁謂拜相仍先露此意與二人云自
有回天之力旣而惟演遂除樞密副使晏相嘗說與
王哲學士

庚子正月二日子謁呂冲之因問三館祕閣所藏之
書多散落於士大夫之家客有對以所藏之書今存
者有三萬七千卷其實有萬餘卷爾惟祕閣與昭文

集賢最多存者蓋閣上有太宗御容非具朝服不可
上以故存者多矣及言士大夫以金帛購書者不少
而書亦有人不得見者且云景初家藏舊鄭氏詩譜
注人不見名氏而歐陽永叔慶歷四年奉使河東嘗
得鄭譜自周公致太平以上不完遂用孔穎達正義
所載詩譜補全之而復爲之序景初之本甚完嘗爲
并州牛景勝借去今乃亡吾之本矣

舊說翰林學士草制誥每爲宰相圍却令改謂之喫
鞋底

樞密學士張公奎嘗言頃在疾告旣愈朝叅對

殿仁宗問因何得疾公曰因食饅頭仁宗曰

是多食之物耶愚聞其說爾後每食於氣血通暢

則無恙不如是則終日不平和今漸入老境書以自

戒

歐陽永叔與劉原甫言新定茶法不便乞別立法高

鄭公上前言近罷摧茶改二百餘年之弊法不能無

些小未退便處須畧齊整可矣譬猶人大病方愈須

用粥食湯藥補理即便平復矣上頷之

丁謂嘗云唐明皇時異人言醮席中聞乳香靈祇皆

去至於今惑之真宗時親稟聖訓况乳香所以奉高

真上帝百神不敢當今士大夫家祭多用濕香亦遵前文也

文相於西京宅旁建廟嘗云取長安杜岐公宅廟制度仍減一尺高作四間兩徘徊宋公敏求學士知典故言規模太逼窄可作七間文相因畫杜岐公家廟一本示之古之制度惟存杜廟而已

治平中予守金陵至止數月因葺治所之西廡掘地數尺得永盈缶詢其地乃南唐宮人梳洗樓故基也非棄鉛華之水積而致耶

富鄭公嘗與余論治道富公曰大抵朝廷須用賢者多小人少庶幾其治也譬諸疾病者元氣已虛邪氣已甚姑以平和湯劑扶持之可也若再進服疏轉之藥則安能保其生耶俟元氣漸實邪氣漸退雖使服藥眩暈亦無所害耳元氣賢者也邪氣小人也使賢者多小人少然後可力行其道也

鄭公又言人常勸弼不次進用賢士大夫及朝廷進用偶未及已則復出議論余對以人往往必以一身休戚觀朝廷不能以天下休戚觀朝廷鄭公以爲知言

士熙道建中嘗見人議條貫乃曰法令繁而君權卑

又見張宗益上言白氣災異事乃曰此不經之語也
王素爲諫官言李淑姦邪范希文在政府云李淑少
年可惜以此名點污法官議官惟務其深自以爲深
則無咎苟稍出之則恐人疑其有情也臺官言事惟
務撫人之惡不顧治體之如何爾自以爲若卹治體
則僅乎不舉職矣二者皆切於身謀而忘至公之道
非國家之益也

法官壞法律者三十年矣向之入法寺者皆外官不
爲上位所薦舉無由改官往往誦法書求試法律斷
案幸而中選無他才識惟泥其文而深其法耳自後
朝廷旣寬失出之罪又稍用儒士始漸知法之弊矣
何剡待制兼門下封駁事嘉祐祿享之後王達復知
全州中官武繼隆復防禦使閻士良復卹延兵馬鈐
轄皆留告勅繳納中書自來封駁之司名存而職不
振今剡振職矣

千乘縣大王橋之東北約一舍有野儒忘其姓名熙
寧九年稱九十九歲頽然其形康寧異常且言人皆
可一百二十歲是天與壽也予當天壽之外所得壽
考乃予功行之致將游西蜀江南觀山水之勝况筋
力猶可日行百里後二年果聞出遊

元豐元年秦州有姜延貴者年九十六歲有孫及曾孫俱登進士科而元孫太亦隸進士業世所罕見也待制張昱之爲河北都轉運使以保州部署下一將兵士當更番守邊每遣行卽請銀鞋錢而知州下一將兵士未嘗差出故昱之皆互令差出庶乎均也其凶輩因此構造事端以叛用供奉官監務堂官爲首領及田況自真定來招降昱之贊令悉殺以戒後來王沂公知大名府一日迎赦書有禁軍兩指揮相憎嫉一指揮在左弄門關者輪其關因擊左右一指揮中兩人皆斃沂公密令申報判云令赴市曹處斬訖

奏於時坐客及人多不知至來日其在右指揮一名訴左指揮更有他事沂公見其有酒卽令驗之決脊配壽州已而兩軍方寧貼

張昇果鄉嘉祐二年夏回虜聘求聖上儀容事昇見戎上言前來皇帝曾將過御容在南朝蓋以代相見爾今已稱須我主復圖儀容去則南朝必送聖範來蓋前來是弟兄卽弟先送今是伯姪姪宜先來卽伯後答如先後順也訖從其議

富相言老人星見送史館不便乞依古制送學士院令文武百僚賀

東原錄
慶歷中文彥博與杜祁公俱在樞府彥博見祁公依
條例行事乃曰此是措大治身之道耳某雖晚輩亦
不敢不以天下爲慮

狄青善用不滿千人之法蓋擇銳敢死者而已

景思忠父歷都官員外郎景祐中在慶州撰邊臣要
畧二十卷備言元昊必爲邊患康定元年其父知成
州元昊果興兵大寇延安於時父又進平戎議三卷
換左藏庫使

南京故李龍圖絃雙生二子長曰黃忠次曰象忠嘉
定二年同登進士科三年象中以賊濫羈管於南時
黃忠通判濱州亦有公累被劾數翻異朝廷遣御史
丁翊往制劾而黃忠云亡以此見雙生之時禍福亦
不甚異也

陳恕爲三司使嘗言三司中惟起支爲難蓋一起支
則無由止也不可不慎

士熙道管三司商稅案言天下諸商稅錢每歲二千
二百萬貫自嘉祐三年後來只收得七百萬貫每歲
虧一千五百萬貫
度支外郎范祥作制置解鹽事舊日沿邊令客人入
斛斗或造櫓樓瓦木之屬凡直六貫卽支解鹽一席

夏原金
祥遂制置邊上客人人一色見教錢六貫依舊支與
一席客人得一席賣得十貫邊上却用見錢糶物官
中有利客人亦便解鹽每歲三十四萬席得錢二百
萬貫嘉祐四年改作制置解鹽使
興州濟衆監每歲鑄錢七萬餘貫近張方平自益州
入作計相因減課程一半并嘉州監亦減半惟邛州
監亦依舊以兩川錢重物輕欲減半後錢漸少而貴
物欲輕故也川中三監時鑄錢

嘉祐四年冬夏國亮祚之母爲國人所殺卽元昊妻
也其舅沒臧用事有漫咩者其官高於沒臧然勢力
反出其下因殺沒臧亮祚恣爲不道淫佚遊畋無時
少息復侵犯鄰國有唃廝囉少子董氈最號桀黠病
其侵已乃與契丹結親亮祚懼其與虜夾攻遂來中
朝求尙主欲結援自固旣不許乃出狂言欲與中國
相敵及要熟戶

嘉祐七年賀正旦西人大首領祖儒鬼名聿正副首
領樞銘靳允中祖儒樞銘乃西夏之官稱大者姓鬼
名聿正其所貿易約八萬貫安息香玉金精石之類
以估價賤却將迺其餘珊瑚琥珀甘草之類雖賤亦
售盡置羅帛云舊價例太高皆由所管內臣并行入

擡壓價例虧損遠人其人至賀聖節卽不帶安息香
之類來只及六萬貫

偃師縣有先朝上陵日民獻松二株上以全篋親栽
於驛舍兩廡之前因號雙松驛
麥六千禾三千謂之大
有年凡一稔當有此數
俚言說里巷細民有以是非相較患人之不及知已
善者旁有儕類曰爾之云云何必如此爾不聞在肆
藥物乎某藥性良某藥性毒某藥性寒某藥性熱然
藥不能自言而人旣諳嘗之乃謂某良毒寒熱也爾
但爲善則人亦稱你如稱藥矣其人默而服教予以

其言鄙而有理故錄之

元豐二年河朔京東歲歉時予守青社南山中土石
化爲麩可作餅餌無甚沙礫日有數千人取之流殍
因此全活甚多乃聞於朝有詔許匣盛以進天救疲
瘵前古罕聞

江南徐熙畫魚甚佳關中許道寧畫山水頗類青州
李成成乃李宥諫議之祖太宗時人也

館中有蜀人黃筌畫白兔甚佳蓋孟昶卯生每誕辰
卽畫獻也

青州龍興寺天宮院石柱有韓熙載墨蹟王子融宰

益都日將遣工刻其兄沂公止之日似墨蹟難得也
元豐中子假守是州推官江衍恐其難久遂刊焉既
而子與汪同聞張擇賓郎中道沂公止之之因頗恨
不模於他石
徂徠山在泰山東南周環遠望廣袤如一謂有往來
之勢故名徂徠

海州朐山俗言朐山載帽卽雨蓋謂雲出覆冒其上
爲雨候
飲食甚熱之物如湯之類使人耳腦多鳴
邵良佐使夏國至昊賦處與一大臣言今茲用兵如

富者與貧者賭博貧者只宜常勝使富者勝貧者必

匱

東原錄

東原錄

三

宵緊錄序

宵緊錄者西隱楚人所著之書也楚人閒居多暇飲酒讀書足以自娛有疑誤隨卽記之初無第也昔蒯生自名其書曰雋永取肉肥而味長我則異於是殆是眉山先生羊骨帖所謂於日摘剔僅錄兩於宵緊之間者因以名之西隱楚人趙叔向書于松澗山居云

身錄
之謂者因以各之西則楚人飲時向青干公斷山
長山於坐羊骨却視態亦日餅與對檢而然有祭
全自各其書曰其不取因以而利其費便其飲飲
所結書以以自檢其發難謂相宜之西無策山皆
其疑檢齊西則楚人相楚之書也楚人問其之則
可疑檢其

宵繫錄

宋 趙叔向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

俚俗字義

歸田錄云京師食店賣酸餛者皆大牌榜於通衢而
俚俗昧於字法轉酸从食餛从宥有滑稽子曰彼家
所賣餛音餛不知為何物也以余觀之山谷法帖見
於世者皆作酸謙韻略上聲集韻與陷同音在去聲
注云餅中豆也篇韻皆無餛字不知歐陽公從何得
也但方言云關西東謂餛為餛音或曰餛音或謂之
酢餛而唐韻獻音讞音尋與方言所音已不同矣

豈特此也今士大夫因循相承信筆而書極為未允
因從陸法言唐韻摘世間所常用者以示兒曹具于

后

謂人髮亂曰鬢鬆音蓬惺惚耳慧也降肛音龐缸肥大也欹以

取物曰啗嗟嗟嘆聲鎖鑄鑄音須鑰鑰音須匾處物之匾者曰匾處音梯

蕪斜物之不正曰蕪斜音嗚闔門角子門曰闔門而與之言頰頰音頰

以拳加杖曰痲痲音痲膠脍力懷切下土懷切眩久坐

堆痲音痲手足麻痺曰瘡音瘡香有馥香音馥舉物

曰捷音捷頭凹曰顛於交反目深曰窅同上音面不平曰眇

同上音聲雜曰唧嘈音即齒不齊曰齷齪上音以肩負

物曰斨音斨取棋子曰擲棊音棊身短曰矬昨禾切整曰鏗

華整音華一斗曰一工音工人面色紫糖音糖怒目視人曰眦

疔音疔不善人曰獍惡上乃切脚細曰跣音零觸突

人曰擗觸音擗小兒衣曰縹縹下慈切鐵鼻曰銚魚

臭曰鮓音鮓使性曰劊利上音疼曰癢音癢不定曰允豫

由上音呼雞曰跣跣音跣飯不中曰餒音餒目深曰眈眈音眈

繫物椿曰杙音杙不潔曰腌臢音臢衣弊曰襤衫音衫

又曰襤褸音褸湯中淪肉曰燄音燄稱人曰故菝上丁不

正曰熈尫音熈物在喉中曰瘵瘦音瘵塵土曰捧塢上蒲切

孔切不肖曰倮醜或作擒茸或作醜塔音塔冗音冗龕而不

有繁錄

七

媚曰儻備上武貢切 屈曲曰骹骹音委 薑好曰苾薑

上音 子 齒傷酸曰齒斲音所 五采鮮明曰黼音楚 飽聲曰

唉哀上聲 物垂下曰陴都罪切 魚敗曰緩餒音 髮美

曰鬢采音 縫衣曰總急音 口吃曰矜蹇音 生產曰解免音 兔圓

曰顛混音 草束曰藁衮音 皮起曰皴繭音 火燒物曰燎了音 羞

漸曰憊懼上曰慮下 醜曰醜醜昌者切 不謹愿蕞上

瓦切下 瘦曰瘦瘠音省 以水和麪曰溲疎有切 行不正曰

躑躅上良用切 點筆曰黴音姊 筆物軟而不斷曰韌刃音

器破未離有痕曰豐音問 瘡腫曰瘡音焮 染藍曰黓亦作

澱音殿 好兒曰俏音峭 醋音上 船不穩曰舠音鈔 狼強曰恟音鞞

米不佳曰粃與糙同 虵退皮曰蛻音唾 橫木曰樛音馬 濁曰

溢瀆上曰益下 酒曰湲音下 挑燈杖曰捺音捺 去支

物不平曰窳音奠 弃物曰措音於 陷音反 農具曰礮音六 不

伸曰趨趨上居六反 駝音鹿 罵人曰俗廐音室 扎春

米曰帥音伐 舟不穩曰航音兀 低頭曰至音窟 去水曰斟音豁

垢曰垢圻音憂

簽羹誤

今人多不識臘羹字直寫作簽士大夫亦如此一云

臉字

梅雨

雨霖霖

今人謂梅雨梁元帝纂要云梅熟而雨曰梅雨風俗
占曰芒種日謂之入梅夏至日午後為梅盡入時號
曰時雨合共三十日

伯夷叔齊名字

孔毅夫云伯夷姓墨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
孤竹君之子也夷齊謚也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蓋
世多不知故特出之但春秋少陽之書今人罕見而
孔藪子注并孤竹君之出闕曰伯夷叔齊孤竹君墨
台初二子毅夫不載也台當讀為名

筠為竹皮

禮記云松柏有心竹箭有筠篇韻皆解筠字為竹皮
之美質也今人直指筠為竹不可也

聖節香錢

今聖節道場三省察院作兩日開啟滿散蓋始於五
代也廣順中刺史臣僚遇聖節止於寺觀起道場中
書門下與百官樞密院諸司使副各共設齋前此道
場皆是率醮則今都下命官出香錢其猶當時率醮
乎

万俟音墨其

今有万俟姓墨其字同音異爾非點畫有異也北齊

已有特進万俟普矣

九方臯

唐韻云方歎秦穆公時人善相馬一名臯列子乃云秦穆公時九方臯善相馬也九姓也方臯名也歎音

因

孟子字

西漢藝文志孟軻字子車孔叢子亦云而唐韻軻口箇切軻軻不遇也孟子居貧軻軻字子居軻軻皆去

聲

晉宋前南方鷺貴

今自淮而北極難得鷺南渡以來小虜人奉使必載之以歸予謂晉宋以前雖南方亦不多得以武陵王之手自割炙劉毅謂庾悅曰身今年未得子鷺豈能殘炙見惠庾不荅至為死讎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鷺王右軍求市不得至携親友命駕就觀又為道士寫五千言而易鷺則知當時亦難得見也唐時價每隻猶三二千

震靈丹

大丹藥中有所謂震靈丹者前輩多強為解說者按唐韻返劫樹在西海中聚窟洲上有花葉香聞數百

里狀如楓香煎其汁可以為丸死尸在地聞氣乃活亦名反生香又名卻死香其丸為震靈丸出十洲記則是貴其藥假借其名耳

涕洟

五經文字云涕音体洟音替自目出曰涕自鼻出曰洟今人寫作鼻洟亦只作涕誤矣亦音夷士大夫作字從五經文字為佳

伊蒲塞非素饌

東漢楚王英傳詔還縑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注云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作國翻為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當時用梵語已可咲後人引見直以為素饌尤非也今講僧以伊蒲塞為近住男也

鍾馗小妹

今人家歲貼鍾馗于門高承紀原引開元中明皇病疾夢二鬼一大一小小者鞞一足懸一履於腰間竊太貞紫香囊又拈玉笛吹之頗喧擾大者曰臣武舉所棄鍾馗將為陛下殺之遂擒小者以右指摘其目食之至盡覺而疾愈遂命吳生如夢圖之至今人畫者往往如此承謂始於此也沈存中筆談乃謂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宗慤母

鄭夫人云有妹鍾馗便謂鍾馗之設亦遠且明皇病中之夢何足憑信鄭夫人之妹偶然有此名爾未必便為擒鬼者今人家舉動相効何止此一事但今人畫鍾馗又畫一女子於旁謂之鍾馗小妹其訛至此

六 味漱書

子頃在蕭山時地近武林一族人家好養鷹一日有中貴人以百餘千買一鷹去嘗見其几間有書一帙上題味漱二字初不曉取視之則皆飼鷹鶴之語字書紙籍極皆如法問其所從得則曰吾父頃在北司諸閹往來甚厚以此見遺且曰嘗養法書可用也嘗

以二字偏詢相知莫有知者而味字篇韻皆所不載疑其誤書或俗子命字後見沈存中筆談載養鷹鶴者其類相語謂之味漱味以麥切三館書目有味漱三卷皆養鷹鶴法及醫療之術始知讀書不廣不可妄有訛訾也但此書三卷言多鄙猥竊其名爾或附益近

事也

味一作以陸切

燕脂

王獻之轂子燕脂本闕氏夫人所造以紅花爲之中國呼爲紅藍本草亦作燕脂惟集韻作燕赭今人所寫不一惟從本草庶易識而有據

客作

今人指傭工之人爲客作三國時已有此語焦光飢
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

紫姑神獄

常州酒官鄭思永爲予言岳飛死之明年因元夕會
飲士失器皿庫官數人相與請紫姑神卜之方焚香
箕已重不可舉忽大書曰辛苦提兵十二秋功多怨
少未爲讎主恩未報遭讒謗幽壤含悲闇點頭其後
乃書飛押字也庫官輩識之初不知飛坐獄及死於
除夜也泣而禱曰觀押字乃是相公押字相公別無

可否自是不復再書又明年軍人有來臨安請衣履
者茶肆中偶與人言遂爲邏事者所捕以送棘寺窮
究其獄庫官并吏輩數人皆追逮流竄焉思永時爲
棘寺推司

火骨成灰

蕭山縣有百姓項十五者沉酣于酒朝夕未嘗醒未
滿四十而死其俗尙火化化訖收其骨殖皆成灰不
可拾或云酒所致也

長物

長作去聲

今人謂什物冗雜曰冗長去聲按集韻長餘也王恭曰

吾平生無長物東漢威宗詔已有此語云其輿服制
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 損亦作去聲皆本於左氏
也

元二

今人凡作兩字多止寫上一字其下一字作兩點非
也合作二字東漢鄧騭傳時遭元二之災今趙明誠
金石錄載石門頌有中遭元二西戎雪殘橋梁斷絕
之語若讀爲元元則不成文意

井幹

韓井垣也字本作韓古書多軍幹而音韓也

絃當作弦

五經文字琴瑟之弦皆从弓作絃者非

抨棊

奕棊謂之抨棊抨普耕切彈也其字从手韋洪嗣博
奕論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豫不過方罫之間抨
音平博局也其字从木二字頗相亂因出之洪嗣又
云枯棋三百李善引邯鄲淳藝經注云棊局縱橫十
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今
之棊局十九道合三百六十一道三百子不足用矣
則知古之棊局與今不同也

他字恙字乃蟲義

他說文曰蟲也上古草居患他故相問無他猶言無恙也恙小蟲亦蛇屬今人用無他之語承誤也

九拜

拜字古擗周禮太祝辨七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褒擗九曰肅拜今人但用頓首或稽首餘不聞也

三老五更

三老五更已見禮經解釋獨不明漢明帝紀注謂三老知天地人事者五更知五行更代事者明帝詔三老李躬年耆學明前輩以更字作叟字筆誤至今嫂字亦作更者大不然也

香薷

藥有所謂香薷者薷字不見於篇韻獨本草音柔今人多不識此字北人呼爲香葺南人呼爲香薷其實皆音譌耳劉延世爲孫君作談圃其說甚覩縷醫家亦多不識

玉龍膏

今面油謂之玉龍膏文昌雜錄言宋朝太宗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團合子貯之因以名之

趙清真先生者有道之士也能入冥間觀世人所謂
地獄者徃徃引人觀之蘓子由嘗謂清真曰某能徃
乎先王曰他人則可公不可也再三詰之乃言公此
去大有官職若見之則無復肯仕宦矣其間大半爲
官員僧道四民蓋官員則恃勢凌人貪冒不忠孝僧
道四民亦然僧道忌受用過當不持五戒耳

東坡易贊

東坡建中靖國初寓居毗陵無何以疾請老疾革一
日折簡錢世雄濟明云昨日齒中出血如蚯蚓狀無
數蓋是熱毒根深不淺卽今諸藥盡惟取人參茯苓
麥門冬淪湯渴卽飲之莊子云在宥天下未聞治天
下也三物可謂在宥矣此而不愈則天也又徑山長
老惟琳來問疾說偈荅曰闕與君子各已三萬日一
日一千偈電徃那能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卽無疾平
生咲什麼神呪真浪出琳問神呪事索筆書昔鳩摩
羅什病闕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誦以免難雖
不及事而終併出一帖云某嶺海萬里不死歸宿田
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耶但死生亦細故耳爲佛法
爲衆生自重蓋絕筆於後二日殆將屬纊聞根先離

琳扣耳大聲曰端宜勿忘西方先生曰西方不無但
箇裏着力不得錢濟明云先生平時踐履至此更須
着力曰着力卽差語絕而逝

衡字从角

衡字从角見玉篇角字門非魚也今人往往不識名

撰與擇通

擇曰爲撰曰劉中山集屢用之撰字通見集韻如有
用撰述字則用撰字

就館

今士人就館聚徒皆謂之就館亦語忌也按元后傳
張美人嘗任身就館今吳正仲漫堂隨筆載王介甫
嘗對上曰是時後宮方有二人就館也

宵察錄畢

宵察錄

書樓
題美人

昔人嘗論說部書唐不如漢宋不如
唐後人視宋猶視漢唐也蓋非徒計
較文字之工拙亦以去古近而紀注必
真故其傳可久耳呂忠穆頤浩當建
炎復辟之時賢勞盡瘁載在史乘左
宣教郎戚梓為撰勤王記一卷行世忠
穆亦嘗著有答客問等書鮮有傳本余
獨得其燕魏錄紀一書所論皆燕魏間事
或者當時馳驅王事馬足所經隨筆紀
錄如余蝶使燕錄范成大攬轡

錄之類亦間有談及王安石該人事者
供闕事實固鑿然可傳也矣重山李
調元序

燕魏雜記序畢

燕魏雜記

宋

呂

頤

浩

撰

相州北三十五里梨園鎮有西門豹祠堂史記載西
門豹嘗為鄴令敘河伯娶婦事甚詳豹發民引漳河
水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當時民治渠老少皆煩
苦之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
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其後民果
得其利家以富足至漢時鄴之長吏以十二渠橋相
比近徑絕馳道欲合三渠為一橋鄴民父老皆不從
曰此西門君所為不可更也長吏終不能易故西門



豹祠至今祭祀不絕懷相二州境上有朝歌城傳曰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此地也
北京真定府西至獲鹿縣七十里又九十里至井陘
縣縣東近十里井陘口有淮陰侯廟韓信常置背水
陣於井陘口按信傳信遣人間探陳餘不用廣武君
策乃敢進兵走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此其地也韓
魏公題詩云破趙降燕漢業成兔亡良犬日圖烹家
僮上變安知實史筆加誣貴有名功蓋一時誠不泯
恨埋千古欲誰明荒祠尚枕陘間道澗水空傳哽咽
聲

真定府南三十里道旁有趙王廟破屋數間僅庇風
雨讀其碑非趙王歌乃成安君陳餘廟韓信傳云斬
成安君於泚水上今泚水在其北伐趙由井陘路入
僕嘗過井陘縣今天威軍是也李左車所謂車不得
方軌騎不得成列真控扼之地使陳餘紂廣武君言
信安能越井陘破趙哉豈歷數歸漢人謀不能支耶
涿州西南二十里有蜀先主廟以關羽張飛配鄉老
言祖父相傳先主故居也廟左右大木環繞云先主
為兒童時常戲於木下所說與蜀志所載畧相合
李邕以文章氣節聞天下字畫尤工李嶠張廷珪薦

邕文高氣直嘗為北海太守天下名為北海李林甫素所不喜遣羅希夷殺之杜甫作八哀詩云憶昔李公存詞源有根柢又云干謁走其門碑碣照四裔今邕碑見於世者尚多燕山府良鄉縣有邕所書雲麾將軍李公神道碑筆勢豪放尤可愛重金人不學書不知碑之存亡可惜也

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造語奇特首云茂陵劉郎秋風客拍漢武帝言也今長安西有茂陵古塚巍然乃漢武帝陵墓又云魏官牽車指千里此言魏武帝遣人遷金銅仙人於鄴也又云官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此語尤警拔非撥去筆墨畦徑安能及此世傳金銅仙人被遷日有淚下事雖不經亦可駭矣今鄴城荒廢居民纔數十家昔時宮殿化為荆棘所見者千仞之西山耳所謂金銅仙人安在哉古云馬出冀北故韓退之送溫造序云伯樂一過冀北之野馬羣遂空今河北冀州不產良馬此所謂冀北者疑今秦州是也按隗囂傳漢光武遣吳漢耿弇攻囂囂將妻子奔西城原注今秦州上邽縣及囂將陳元等決圍死戰漢軍退陳元遂入城迎囂歸冀今秦州接連熙河州及清唐羌界乃自古產良馬之地宋朝以茶

易馬於秦州置提舉茶馬司凡中國戰馬皆自此路
得之豈其地耶僕雖嘗以職事到秦州然未詳所以
君子於不知蓋闕之以俟博古者考焉

大名府留宮門街東有河公德政碑乃魏博節度使
何進滔碑也柳公權撰并書公權書畫冠絕當代文
宗嘗歎美其書曰鍾王無以尚也當是時大臣家碑
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為不孝此碑字大而尤為端謹
嚴重魏人愛之碑樓極宏壯故歲久而字不訛缺按
唐史進滔治魏十餘年民安之後累遷於校司徒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和年間內侍譚正奉使河朔遂
磨滅此碑邦人憤恨可惜也

杜牧罪言以謂山東之地王者不得不為王霸者不
得不為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確論乎所
謂山東者蓋指太行山言之今河北路州軍皆山東
之地也故牧曰禹畫九土曰冀州程其水土與河南
等其人沈鷲多材心重許可能辛苦敷五種習兵矢
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足以當天下
唐自安史之亂盡失河北地至穆宗時兩河底定朝
廷悉收三鎮而劉蕡又以幽冀七州獻於朝且懼部
將為亂乃先籍豪銳不檢者送京師而未克融在籍

中於時宰相崔植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必元等為旅寒躡願得官自效日訢於前皆抑而云云公靖為盧龍節度使縱克融等還俄幽州公孫為留後縱兵南掠自是復失河朔終唐之北矣皇甫湜有言昔者神堯以一旅天下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蓋痛憤之語也

忠獻韓王趙普并州人相太祖太宗開基創業謨謀行事具載國史公於真定府居今真定府大會院乃其故宅府城有廟邦人奉之甚謹真定府乃常山郡唐成德軍節度使治所王鏐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彊而蓄積厚為唐世藩臣鏐承襲年雖少藉其家世以取重方唐末諸鎮相敝於戰鬪而趙獨安樂王氏無事飾亭宇事嬉游今真定府使解雄威冠於河北一路府城周圍三十里居民繁庶佛宮禪刹掩映於花竹流水之間世云塞北江南府治後有潭園圍九里古木參天臺沼相望蔡京知府日拆王武俊德政碑樓於園為廣廈今熙春閣是也鏐乃武俊之孫東嶽廟在兗州奉符縣封天齊仁聖帝西嶽在華州華陰縣封金天順聖帝南嶽在潭州衡山縣封司天

昭聖帝中嶽在西京登封縣封中天崇聖帝唯北嶽
在大茂山山大半陷敵境移廟於中山府曲陽縣縣
在中山府北七十里封安天元聖帝殿前有一亭沈
括筆談載亭中有李克用題名云克用親領步騎五
十萬問罪幽陵乃出兵討盧龍節度使劉仁恭時留
題也

李師中字誠之少擢進士第兼資文武有經濟才仕
至天章閣待制嘗為秦鳳路經畧使高陽關路安撫
使兼知河間府沿邊有威名邦人畏愛至今欽頌元
豐年間王安石變更祖宗法度會有災異神廟詔求
直言師中上書其大槩云皇天改容比屋咸慶當此
之際不言謂何天生愚臣蓋謂聖世文武之道識其
大者是時司馬光蘇軾蘇轍方以言王安石新法不
便於民被譴師中因言願詔司馬光軾轍赴闕條問
急政神考批出云李師中朋邪罔上愚弄朕躬撫其
姦誣所宜不赦遂落職竄逐後歲餘神考感悟乃令
分司南京鄆州居住其謝表云伏念臣抗疏仁朝阜
囊猶在受知先帝訓誥具存爰持此心以事陛下以
憂國為心故有二三之論以愛君為志故無喜愠之
私進微卓爾之能退守浩然之正易衰之柳既已分

於先顛難拔之莖終不移於所向伏遇皇帝陛下還
臣舊物分務別都便臣家私許在汶上有四園衣食
之計更欲何求雖天地父母之恩不過如此又曰臣
謹當刻骨銘肌研精覃思頌一時之盛事庶幾清廟
之聲詩告三代之成功敢後泰山之父老一時士大
夫讀其文者莫不嘉歎而憐之師中汶上人蘓軾尤
尊禮之軾與交游書云李六丈者謂誠之也

李師中文章外詩什尤高嘉祐間唐介子方以言切
直忤仁廟被責誠之以詩送行云孤忠自許衆不與
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
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皇宗
社計肯教夫子不生還此詩士大夫莫不傳誦在高
陽闕有詩云鑑中雙鬢已蹉跎無計重揮却日戈已
是園林春欲暮那堪風雨夜來多詩成白也知無敵
花落虞兮可奈何

下闕

賈昌朝除武勝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妖人王則謀舉
大名及河南北使其黨投檄於大名昌朝疑其為姦考
問具服則以事急遂據貝州反昌朝遣兵進討而朝
廷已發兵討賊平之移昌朝山南東道加檢校太師
楊偕言賊發昌朝所部至遣大臣乃能平有罪不合

賞朝廷不從偕言嘉祐元年以樞密使召罷侍中而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樞密使三年諫官御史言昌朝別為客位以待宦官乃出知許州改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薨年六十八歲諡曰文元趙師旦單州人頃知康州儂智高叛既破邕州列城長吏望風棄城遁惟師旦聚兵三百人與賊血戰康州無城僻賊入城師旦坐廳事智高麾兵而入欲脅師旦降師旦罵賊被害賊平朝廷恩數甚厚後唐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於

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饋餉可通至晉石敬瑭即位割幽州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媯儒武襄一十六州以入於契丹至本朝太宗皇帝時易州又陷於契丹環地千餘里淪於絕漠不復為王民可勝歎哉

北京隆興寺佛殿兩楹簷下有魏宮彈棋局魏文帝時欵識存焉王欽臣賦詩云鄴城臺尉付塵埃玉局依然獨未灰妙手一彈那復得寶奩當日為誰開飄零久已拋紅子埋沒惟斯近紫苔此藝不傳真可惜摩挲聊記再看來此局因沈積中為朔漕進入禁中

不復見矣彈棋一藝今亦不傳於世欽臣字仲至仕
至吏部侍郎博學善屬文尤工於詩

衛州共城縣北門外三里羣山聳秀聳立平仇山下
衆泉湧出於地泉底皆碎石清激可鑿鬚髮浸灌十
餘里匯為御河元祐年間黃河行河東北路自大名
府東流入水靜軍由滄州至獨流寨入海故御河之
水入北京城由恩州接塘泊以通漕運紹聖以來大
河行河北西路御河水灌大河漕運遂不通自中原
陷沒堤防圯壞大河自滑州入曹州廣濟軍濟州注
梁山泊至南清河趨入海今南河故地變為桑田詩
云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可歎也

祁州城堅池深吳安肅廣信軍大牙相制以捍北戎
北城之巔有清風樓元豐年間先公為本州司理是
時河北大儒李洪巨川有詩題清風樓先公屬和云
祁陽要郡冠邊州池壘深高北控幽歌岸綠楊浮水
面銜山紅日照簷頭立功慷慨思投筆鬻已卑汚恥
飯牛獨使燕然銘漢德百年忠憤遣人愁時韓子華
絳帥中山路見詩喜之遂剡薦

莆田鄭漁仲耽心著述為宋名儒與
程朱法人相輝映予得其詩文遺稿
各一卷發抒性靈末位自樂藹然有道
之言及其獻書陳詞綱中肆外概然以文
章經濟為己任讀之令草茅增長氣
色所謂言大而非夸者與陳源孫書錄
解題云推自著書目一卷圖書志一卷其
子歸翁述進述事並著書目錄為夾漆
家傳一卷予恨未盡讀之然其略已見於
獻皇帝書及寄方禮部書內方嘗

通購之以窺全豹焉童山李調元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夾淙遺稿卷上

宋

鄭

樵

漁仲

撰

綿州

李調元

兩村

校

題夾淙草堂

并記

斯堂本幽泉怪石長松脩竹榛橡所叢會與
時風夜月輕烟浮雲飛禽走獸樵薪所往來
之地溪西遺民于其間為堂三間覆茅以居
焉斯人也其斯之流也顧其人家不富亦不
貧不貴達亦無病與爾屬相周旋也

堂後青松百尺長堂前流水日湯湯西窗盡是農岐
域北爨無非花葛鄉罷去精神渾冉冉看來几案尚

穰穰不知此物何時了待看臨流自在狂
堂後施柴堂上燒柴門終日似無聊
苦松鶴何能慰寂寥述作還驚心力盡
毛彫布衣蔬食隨天性休訝巢由不見
題南山書堂
一泓澄澈照人間明月團團落古潭
擊獨持高潔伴雲間禪房夜靜留清
碧環每到軒前心轉逸了無纖翳可
青嶂迴環畫屏倚晴窗倒入春湖水
村叢樹綠下

穀城山松隱巖

藍列列行人去如蟻新秧未插水田平
高低隴麥相縱橫黃昏倦客忘歸去孤
月亭亭雲外生

送芹齋

千載清風去不留何人能伴赤松遊
乞骸直到骸歸日告老須臨老盡頭
元亮田園何處有向平昏嫁幾時休
湖州別駕發深省掛却朝冠便自由

題溪東草堂

春融天氣落微微藥草葱茅脉脉肥
植竹舊竿從茂謝栽桃新樹忽芳菲
天寒堂上燃柴火日暖溪東解
虱衣興動便攜樽到嶺人生真性莫教違

湘妃怨

黃埃遊輦轂翳日冷旌麾龍去攀髯遠鸞孤對影微
 魂沉江縹渺淚染竹依稀枯樹空千載寒松已十圍
 蘆花深月色燐火劇螢飛橫笛瀟湘暮哀猿何處啼
 昭君怨
 長謝椒房草終為薄命身那教蘭蕙質翻與雪霜親
 臉膩勻脂淺粧殘促恨顰故知關北夜無分漢南春
 紅泪殘胡月輕衣半洛塵琵琶淒切語愁殺路傍人
 輓通判黃子方
 歌成薤露悲秋草正離離昔異修文事今同鬼伯司

角衰雙日落夷惠兩風遺衰俗吾無恨親曾識紫芝

昭君解

巫山能雨亦能雲宮麗三千杳不聞延壽若為公道
 筆後人誰識一昭君

靈龜潭

泉聲激玉開心孔山色接藍慰眼花著手摩挲溪上
 石他年來訪汝為家

北山石

西風曳曳片雲閒一夜寒泉臥北山倚杖岩頭秋獨
 望稀疎烟壟是人間

東山採藥
一掬金丹向晚風
山前草木盡龍宮
詩書便是神仙
味更笑行冲問藥籠

過桃花洞田家留飲

偶從沼渚過山家
灼灼桃花噪暮鴉
是處竹籬環草屋
人間雞黍話桑麻
抱琴靜聽濤聲急
對酒閒觀月色奢
可笑南陽劉子驥
欲尋風土滯京華

薊林間居

薊林蒼翠甚極目
可吟詩梅子風前落
杏花雨後移
清溪通半郭
孤月隱疎籬
寂寂雲山外
蕭然獨自知

薊林蒼翠甚霽色
繞吾廬四面鳥聲寂
一庭月影疎
有山皆入坐
無日不安居
好向牆東臥
看人獻子虛

晨雨

東方斜未徹
暝色淡初分
宿鳥林中噪
淒風葉上聞
鐘鳴催過雨
星落避行雲
獨立草堂內
涓涓羣動紛

夜雨

夜雨瀟瀟至
天寒擁敝裘
空牀聽幻響
獨詠解深憂
次第園蔬潤
參差漁火幽
長江風浪急
何日放舟遊

村雨

荒村常寂寂
小雨自涓涓
寒氣侵人急
野花入目妍

看山須當戶聽鳥倍難眠萬事蕭條盡空餘日暮烟

澗雨

飄飄雨色亂終日悞聞聲釣客呼持笠牧童喜啜羹
輕香樹下滿餘響谷中清爲謝登臨者枕流洗耳傾

滌襟

枳棘何^春榛榛猿猴不敢下芳苓何燂燂霜不敢灑
^春騶駝曲躡舉足難寬假所以古之人犁鋤聊自把
天命旣倒懸將身賣椒糈朝行畏口薄暮行畏齟齬
媿娃雖見珍衆媿心未許展轉混餽歆敢俟慶雲舉
孤鳳落燕巢啼麟墜虎穴未能脫蒙茸安得出軒凸

迢遞空自悼耀靈久已滅禠身入三門黽勉成吾拙
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亦云善擬議
嗚呼彼鴻漸進德亦猶水我如駕其說木古暢所指
八荒有禮樂塗民以耳目五政不得加七賦不能育
古今貴天常最厭彼嬰犢嗟哉生不辰霑項滋殼鯨
潛天以不策潛心以不手天人旣和同飛潛均不朽
吾生旣病勞未敢輕俯首久幽不改操旦夕謀杯酒
岷峨自沈冥邱壑難爲後
德行尊顏閔股肱卑蕭曹明哲知寢伏文章亦弁髦
縱彼扳龍鱗何如掉小舸人生一世間慎勿輕自豪

賢者不飽食何爲仕與農聖人不詭時何爲世所宗
顯晦既有因盛衰亦偶逢先秋而後春俄頃自雍容
金革久不息遐方徒彈指誰爲民請命皇天猶未喜
茂德自不綏眷眷我梓里傷哉古王道樵夫亦冷齒
嗟余本固陋湛身入花渚未製芙蓉裳已習離房語
綽約雖多姿涕零何如雨季夏遭繁霜天寒不可禦

家園示弟標

天下輕黃憲居鄰孰戴良暴田安足較散綃未爲狂
失劍羞余里還牛讓古鄉家風留不墜少賤自翱翔
竹林讀史慣土銼勿粘塵洒埽王維德澆鋤郭太仁

使才看着屐有道驗時薪小物汝知謹同心作古人
每恨紈綺子交遊半博徒棄家尋有道舍命事名儒
風雅非難及今人貴與殊夜深何所囑囑汝似狂夫
讀書經百卷見影豈須驚中夜山精笑寒燈草昧爭
脫冠神采足擲標眼光明面壁吾常事菴題天耐名
佻達憑豪族疎狂自克家看人呼狗竇縱我泛漁槎
鑿穴蜂豕穿籬避管笳如能癡勝黠寒食賀騶驛
誰使余爲墨朝朝哭染絲獵鷹才子累殺虎古人癡
早信山宜面休嫌谷可移日光圖史滿炳燭却驚遲
學儉誠佳事慳名豈足居寫多崇厚論讀廢絕交書

結客饒傾產破貧累賣車前人家訓在孫孔未全疎
隻身空後死千卷未耐恩不辱看來世貪生托立言
無家稱馬糞何史世龍門負古今愁晚中宵弔屈原

夏日題王右丞冬山書屋圖

壁間颯颯松濤起冰冽呼燈始見王右丞毫毛矜貴
逞奇傑揮洒冬山書屋圖岩壑幽樞坐高哲數筆蕭
瑟天貌寒不盡枯枝不盡雪高崖崛曲形淒蕭驅禽
逐獸但松竹傍有一水白于峰千頃奔茫日難豈絹
外似覺風慘激大江盡斷船相逐室中之人淡如菊
長年手攜一卷讀志則蒼虬恣飛瀑欲奪造化齊冷

燠天下無幾焦孝然當世寧更有梅福苦吟抱膝止
何人乃肯蕭條立煉谷古今書盡技總微貴有嶽崑
生眼目我聞孫登居北山隆冬披髮以自覆又聞苜
賢暑重裘六月御車鄙王侯二公氣岸皆千里朗月
白霜胸際浮名士逆天天不怒冬景能暖夏能秋千
載斯人不可致我于畫間得其意揆向高颺遠遠至
筆光墨汁俱吐棄但懸此幅清吾心千岩炎伏曦景
熾布褐推車我不避

弔采石渡頭將軍

石頭城下何紛紛將軍疋馬氣如雲金鼓死兮弓矢

休勢失英雄不自由風淅淅兮月沉沉
荻花滿岸江水深
千年江水留明月一片將軍報國心

採茶行

春山曉露洗新碧宿鳥倦飛啼石壁
手攜桃杖歌行役鳥道紆迴愜所適
千樹朦朧半含白峯巒高低如几席
我生偃蹇耽幽僻撥草驅烟頻躡屐
采采前山慎所擇紫芽嫩綠敢輕擲
龍團佳製自往昔我今未酌神先憚
安得龜背地百尺前種武夷後鄭宅

鄭宅為先

別駕公所居

逢春吸露枝潤澤大招二陸棲魂魄

秋水歌

效少陵

年年秋水崩江石秋水年年連天碧
山中草木盡號呼江外魚龍輕虛擲
旣憐茅屋化飛蓬又嘆蟊蝥共枕席
人生變化不可知且聽秋風吹蘿薜

負耒歌

烟冉冉兮雨紛紛負耒耜兮出柴門
出柴門兮踏行雲茫茫山色天未分
相率歌吟兮樂耕耘

插秧歌

漠漠兮水田裊裊兮輕烟布穀啼兮人比肩
縱橫兮陌阡

餉饅歌

夾祭饗稿

卷上

提筐兮阡陌花紅兮衣白步遲遲兮心迫迫行至止
兮嗟于役低聲相勞兮日其夕矣

漫興

野鳥日啼戶外涼風時入簾間老夫夢後欹枕稚子
病中解顏

陋巷顏回早死柴桑陶令長生達觀千載兒戲厭見
一時利名

門前半畝禾苗日午翠色可描笑問耦耕沮溺何勞
簞笠終朝

今古去來有數乾坤闔闢無涯人生行雲流水處世

運甕搬柴

初秋一雨秋涼子夜長吟未央堦下花枝冷艷
佛火微茫

壺山八面蒼翠蘭水一泓漣漪容我放歌問渡憑

人堅臥

人堅臥冷竈有飯晚餐安得原憲與語雪霜
不受天寒

花下閒傾濁酒人前莫道清貧殘
無奢願歲月
徒倚竹簟

臨詩思下釣閉門聊學吞瓊一身苦樂無定萬事

鄰法
醉坦腹北窗短眠風送松濤聒耳驚回

福寧州藍溪寺前問井

靜涵空碧色瀉自翠微巔品題當第一不讓慧山泉

夾深遺稿卷上

夾深遺稿卷中

宋

鄭

樵

漁仲

撰

綿州

李調元

雨村

校

重修木蘭陂記

集三百六十澗總而為一故有無窮之流斷大川之流折而為二故有無窮之澤此邦民貧不任竭作興木蘭之役者有長樂郡之二人焉始則錢氏之女用十萬緡既成而防決次則林氏之叟復以十萬緡未就而功墮錢氏吐憤遂從曹娥以遊林叟啣冤徒起精衛之忿自茲以還興作乏人惟增望洋之嘆莫克水濱之問且遏長江之勢使洪瀾怒濤不得東之豈

人力也哉熙寧初有季長者宏富而能仁故得其稱
有此志矣天降異人曰馮智日貫酒于其家三年不
索酬將行日當與子遇于木蘭山前長者先期而俟
乃授以方略犯役鬼物朝成竹樊又圖蒼龍以貽長
者投二盆于江一以上覆一以下承而去孺子可教
果得黃石之素書衣履不沾又見葛公之涉水長者
于是依竹爲堤功成不爽鑿石爲楹以爲禦距楹爲
障以爲瀦壅川之陂循南以濟相其高下釐爲三洫
使無偏注行五十餘里達于海瀕海爲四斗門以禦
蓄洩凡溉田萬頃使邦無旱暵饑饉之虞百年于茲

故長者得以廟食焉山岳之摧由于朽壤江海之注
竭于漏卮紹興一十八年之秋陂失故道由北岸而
東奔重淵如勺魚鼈焉依三衢馮君元肅適以斯時
至凡川澤陂池之事一時畫究謂馬伏波所過州縣
必留心灌溉之利况吾丞是邑而專是職乎木蘭之
陂吾不得以後時以水昏正而裁之日夜從事九旬
而成不愆于素舉鋪成雲決渠成雨父老載塗式歌
且舞木蘭兆識者二日逢竹則築又日水遶壺公山
莆陽朱紫半舉一郡之水此水爲多畫一邦之利此
利爲溥使萬井生靈免于溝洫則馮丞之績爲可書

其辭曰南標銅柱已仆風埃北勒燕然又蝕莓苔孰
若賈渠難湮召隸不朽惟川澤之功與天地為長久
沃州之山白氏有緣肇于道猷成于寂然木蘭之陂
辱在馮君伊昔甚偉于今有芬嗚呼源清流長千載
融融君子之澤不可終窮

論秦以詩廢而亡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觀之
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
夫婦衽席之秘聖人為詩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皆
得以言其上宜若啓天下輕君之心然亟諫而不悟

顯戮而不戾相與攜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湯武之興
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抑
鬱之氣舒而無聊之意不蓄也嗚呼詩不敢作天下
怨極矣卒不能勝其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于是始
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
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
禍遲而大而詩者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
矣

獻皇帝書

正月十一日興化軍草萊臣鄭樵昧死百拜獻書于

皇帝陛下臣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結茅之日其心
苦矣其志遠矣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
六藝之文而爲羽翼如此一生則無遺恨忽忽三十
年不與人間流通事所以古今之書稍經耳目百家
之學粗識門庭惟著述之功百不償一不圖晚景復
見太平雖松筠之節不改歲寒而葵藿之傾難忘日
下恭惟皇帝陛下誠格上下孝通神明以天縱之聖
以日新之德君臣道合一言而致中興自書以來未
之聞也臣竊見兵火之餘文物無幾陛下留心聖學
篤志斯文擢用儒臣典司東觀于是內外之藏始有
條理百代之典煥然可觀臣伏覩秘書省歲歲求書
之勤臣雖身在草萊亦欲及茲時效尺寸顧臣究心
于此殆有年矣今天下圖書若有若無在朝在野臣
雖不一一見之而皆知其名數之所在獨恨無力抄
致然紀記之耳謹搜盡東南遺書搜盡古今圖譜又
盡上代之鼎彝與四海之銘碣遺編缺簡各有彛倫
大篆梵書亦爲釐正于是提數百卷自作之書徒步
二千里來趨闕下欲以纖塵而補嵩華欲以涓流而
益滄海者也念臣困窮之極而寸陰未嘗虛度風晨
雪夜執筆不休厨無烟火而誦記不絕積日積月一

質不虧十年爲經旨之學以其所
辨訛作詩傳作詩辨妄作春秋傳作春秋攷作諸經
序作刊謬正俗跋三年爲禮樂之學以其所得者作
論法作運祀儀作鄉飲禮作鄉飲駁議作系聲樂府
三年爲文字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象類書作字始連
環作續汗簡作石鼓文考作梵書編作分音之類五
六年爲天文地理之學爲蟲魚草木之學以天文地
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圖作春秋列
傳圖作分野記作大象略以蟲魚草木之所得者作
爾雅註作詩名物誌作本草成書作草木外類以方

書之所得者作鶴頂方作食鑑作採治錄作畏惡錄
八九年爲討論之學爲圖譜之學爲亡書之學以討
論之所得者作羣書會紀作校讎脩論作書目正訛
以圖譜之所得者作圖書誌作圖譜有無記作氏族
源以亡書之所得者作求書闕記作求書外記作集
古系時錄作集古系地錄此皆已成之書也其未成
之書在禮樂則有器服圖在文字則有字書有音讀
之書在天文則有天文志在地理則有郡縣遷革誌
在蟲魚草木則有動植志在圖譜則有氏族志在亡
書則有亡書脩載二三年間可以就緒如詞章之文

列後遺 卷中
論說之集雖多不得而與焉柰秋先蒲柳景迫桑榆
兄弟淪亡子姓亦殤惟餘老身形影相弔若一旦修
先朝露則此書與此身俱填溝壑不惟有負于平生
亦且有負于明時謹繕寫十八韻百四十卷恭詣檢
院投進其餘卷帙稍多恐煩聖覽萬一臣之書有可
採望賜睿旨許臣料理餘書續當上進微臣遭遇右
文之世寧無奮發之情使臣得展盡底蘊然後鶴歸
蕙帳狐正首邱庶幾陛下之地食陛下之粟不孤
為陛下之一民也仰冒天威伏惟聖慈特賜睿鑒臣
任瞻天仰聖激切營之至臣樵味死百拜進

伏願寄方禮部書

然自讀書螺峰以來念無半席之舊又無葭莩之餘
雖辱君子特達之多欲再通起居又不敢也乃者蔡
文郎中以禮部內幅相示不謂平生有此遇也謹歷
所以在日月之下不敢孤負寸陰者以陳也樵每嘆
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而事多載籍本無說腐儒惑
之而說衆仲尼之道傳之者不得其傳而最能惑人
者莫甚于春秋詩耳故欲傳詩以詩之難可以意度
明者在于鳥獸草木之名也故先撰本草成書其曰
成書者為自舊注外陶宏景集名醫別錄而附成之

乃爲之注釋最爲明白自景祐以來諸家補註紛然無紀樵于是集二十家本草及諸方家所言補治之功及諸物名之書所言異名同狀同名異狀之實乃一一纂附其經文爲之註釋凡草經諸儒書異錄備于一家書故曰成書曰經有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以法天三百六十五度日星經緯以成一歲也宏景以爲未備乃取名醫別錄以應歲之數而兩之樵又別擴諸家以應成歲而三之自纂成書外其隱微之物留之不足取去之猶可惜也纂三百八十八種曰外類三書旣成乃敢傳詩以學者所以不識詩者以

大小序與毛鄭爲之蔽障也不識春秋者以三傳爲之蔽障也作原切廣論三百二十篇以辨詩序之妄然後人知自毛鄭以來所傳詩者皆是錄傳又春秋考二十卷以辨三家異同之文春秋所以有三家異同之說各立褒貶之門戶者乃合主其文之詞今春秋考所以攷三家有異同之文者皆是字之訛誤耳乃原其所以訛誤之端由然後人知三傳之錯觀原切廣論雖三尺童子亦知大小序之妄說觀春秋考雖三尺童子亦知三傳之妄辨大小序與三傳之妄然後知樵所以傳春秋者得聖人意之由也詩主在樂

章而不在文義春秋主在法制而不在褒貶豈孤寒
小子欲斥先賢而爲此輕薄之行哉蓋無彼二書以
傳其妄則此說無由明學者亦無由信也自古立書
垂訓家亦不諱其如此也凡書所言者人情事理可
卽已意而求董遇所謂讀百遍理自見也乃若天文
地理車輿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名不學問雖讀千
迴萬復亦無由識也奈何後之淺鮮家只務說人情
物理至于學之所不識者反沒其真遇天文則曰此
星名遇地理則曰此地名此山名此水名遇草木則
曰此草名此木名遇蟲魚則曰此蟲名此魚名遇鳥

獸則曰此鳥名此獸名更不言是何狀星何地何山
何水何草何木何蟲何魚何鳥何獸也縱有言者亦
不過引爾雅以爲據耳其實未曾識也然爾雅之作
者蓋本當時之語耳古以爲此名當其時又名此也
自爾雅之後以至今所名者又與爾雅不同矣且如
爾雅曰芍鳧茨茨蒺藜者以舊名芍今日鳧茨今日
蒺藜此所以曉後人也乃若所謂木山薊梅栴此又
惑人也古曰木當爾雅之時則曰山薊或其土人則
曰山薊也古曰梅當爾雅之時則曰栴或其土人則
曰栴也今之言者又似古矣謂之木不謂之山薊謂

之梅不謂之栴也人若以木爲山薊則人必以今木爲非木也以梅爲栴則人必以今梅爲非梅也樵于是法釋爾雅爾雅准往人作是其纂經籍之所難釋者而爲此書最有機綜奈何作爾雅之時所名之物與今全別况書生所辨容有是非者樵于所釋者亦不可專守云爾故有訛誤者則正之有闕者則補之自補之外或恐人不能盡識其狀故又有畫圖爾雅之學既了然則六經注疏皆長物也自古箋解家惟杜預一人爲實當者以其明于天文地理耳惜乎不脩者謂其不識名物也如玉鳩九扈皆不明言其物

只引爾雅爲據如四凶者天下謂之渾沌窮奇檮杌饕餮杜皆以理說之窮奇以亡窮而好奇檮杌謂頑凶無儔匹之貌樵初甚疑此及見山海經果有此等獸乃知四者爲惡獸之名故時人所以比其人也夫以杜預之識一舉不至則有乖脫者如此况他人乎樵于爾雅之外又爲天文志以自司馬遷天官書以來諸史各有其志奈何歷官能識星而不能爲志史官能爲志而不識星不過採諸家之說而合集之耳實無所質正也樵天文志略于灾福之說傳記其實而圖其狀也地理家緣司馬遷無地理書班固以來

皆非制作之手雖有書而不加無也樵為是故作春秋地名雖曰春秋地名其實地理之家無不該貫最有條理也春秋地名外又有郡縣改更焉夫人之所以為人者精神之用耳耳目精神之府也聖賢得其用而為聖賢愚昧失其用而為愚昧耳以接音所辨者言日以接形所別者文學者乃能通此二岐則無所不通矣則世有韻書最多學者不達聲音之意字書雖多學者不知制作之意樵于是為韻書每韻分宮商角徵羽與半徵半宮是為七音縱橫成文蓋本浮屠之家作也故曰分音以文之變自古文縮體而

變小篆小篆變隸隸變楷又三代之時諸國不盡同猶今諸番之所用字皆用秦體以其體有不同故然後天下之書皆用秦體以其體有不同故曰辨體學者所以不識字書義緣不知正義與借義也且如主字本義則燈炷也故其字象燈炷之形以為主守之主者借義也蓋主守之主與燈炷之炷同音故也又如笑字本義則小簫也故其字從竹從夭以為笑語之笑者借義也笑語之笑與簫笛之簫同音故也此之為借音借義者如惡過各反惡烏路反復房六反復扶又反是也醜惡之惡本義也以其醜惡則可憎惡故為憎

惡之惡報復之復本義也以其有反報之義故借爲復再之復此之謂借義不借音如風蟲之風本義也以其蟲因感吹噓之風而生故又借爲吹噓之風如疋足之疋本義也以足有遺跡故又借爲疋騎之疋此之謂音義俱借凡樵讀書之註以亦或二字立例言亦者與正體同音及同義也言或者借體及借義也其字書謂字家之學以許慎爲宗許慎雖知文與字不同故立以攝字然又不知制文字之機故錯說六書也夫文之立有形有象有機有體形者如草木之名所以狀其形所以照其象機者如一二三三三之

文是也體者本無所取義但辨異其體耳如五六七八九是也許慎實不知文有此也字者以母統子則爲諧聲子統子母統母則爲會意許慎之曰立四皆母文也如艸木之類是母文矣以盧附艸爲蘆以狄附艸爲荻以盧附木爲櫨以狄附木爲楸盧與狄但從艸木之類而爲之聲音不能自立體者謂之子文故五百四十之中皆無盧狄文也此之謂諧聲凡從蟲者有蟲類凡從皿者有皿類凡從止者有止類凡從戈者有戈類蟲皿止戈皆母文也以蟲合皿爲蠱以戈合止爲武只是以二母文相合而取其意耳二

體既敵無所附從故不曰諧聲而曰會意也凡此諸書文字之始制作之由其庶幾矣雖百家諸子九流異端皆不能惑仲尼之道也又樵于春秋有云有文有字學者不辨文字有史有書學者不辨史書史者官籍也書者儒生之所作也自司馬以來凡作史者皆是書不是史又諸史家各成一代之書而無通體樵欲自今天子中興上達秦漢之前著爲一書曰通史尋紀法制嗚呼三館四庫之中不可謂無書也然欲有法制可爲歷代有國家者之紀綱規模實未見其作此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營營之業榮

榮之志幸禮部侍郎而成就之因蔡文之命謹內上本草成書五策計二十四卷外類一策五卷春秋傳二策十二卷春秋放一策十二卷春秋地名一策十卷辨詩序妄一策百二十七篇餘書或著而未成或成而未寫如韻目錄一卷詩傳四五篇韻字之書極多雖二三人亦未易得也景韋兄過蒙叅政之知此皆禮部餘論之及也文字別已久爲劉守交代次往往無暇及此近于六月末方承文字已遣人去潮想歸在旦夕也不宣

山石室可藏每誦白樂天恐君百歲後滅泯人不聞
賴中藏秘書百代無湮淪之句未嘗不嗚咽流涕會
茲天理不負夙心仰荷鈞慈果得就秘書省投納蓬
山高迥自隔塵埃芸草芬香永離蠹朽百代之下復
何憂焉其二爲兵火之後文物蕩然恭惟相公撥灰
燼而收簡編障橫流而主吾道使周孔之業不墜于
地士生此時寧無奮發樵也願訪理圖書以自効使
東南之圖書已盡今古之圖譜無遺金石之文鼎彝
之志莫不陳于前前年五月十三日投納是月三十
七日伏蒙提省之晨特與嘉歎既歲終會計指揮收

天校讐之籍與先儒之書等嗟乎伯牙之琴爲審音
而鼓馮驩之鈇爲知己而彈此某所以甘心焉其三
爲修書自是一家作文自是一家修書之人必能文
能文之人未必能修書若之何後世皆以文人修書
天文之賦萬物也皆不同形故人心之不同猶人面
凡賦物不同形然後爲造化之妙修書不同體然後
爲自得之工仲尼取虞夏商周秦晉之書爲一書每
書之篇語言既殊體制亦異及乎春秋則又異於書
矣龔書春秋之作者司馬遷也又與二書不同體以
其自成一家言始爲自得之書後之史家初無所得

自同於馬遷馬遷之書遷之面也假遷之面而爲已
之面可乎使遷不作則班范以來皆無作矣按馬遷
之法得處在表用處在紀傳以其至要者條而爲綱
以其滋蔓者釐而爲日後之史家既自不通司馬遷
作表之意是未知遷書之所在也且天下之理不可
以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仲
尼之爲書也凡典謨訓誥誓命之書散在天下仲尼
會其書而爲一舉而推之上通於堯舜旁通於秦魯
使天下無逸書世代無絕緒然後爲成書史家據一
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木一書而修不能會天下

之書而修故後代與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又諸家之
書散落人間靡所底定安得爲成書乎樵前年所獻
之書以爲水不會於海則爲濫水途不通於夏則爲
窮途論會通之義以爲宋中興之後不可無修書之
文修書之本不可不據仲尼司馬遷會通之法萬一
使樵有所際會得援國朝陳烈徐積與近日胡瑗以
命一官本州學教授庶沾寸祿乃克修濟或以布衣
入直得援唐蔣義李雍例與集賢小職亦可以校讎
亦可以博極羣書稍有變化之階不負甄陶之力噫
自昔聖賢猶不奈命樵獨何者敢有怨尤然窮通之

事由天不由人著述之功由人不由天以窮達而廢著述可乎此樵之志所以益堅益勵者也去年到家今年料理文字明年修書若無病不死筆札不乏遠則五年近則三載可以成書其書上自羲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書爲一書惟虛言之書不在所用雖曰繼馬遷之作凡例殊途經緯異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觀春秋地名則樵之地理志異乎諸史之地理觀羣書會記則知樵之藝文志異乎諸史之藝文觀樵分野記大象畧之類則天文志可知觀樵謚法運祀議鄉飲禮系聲樂府之類則禮樂志可知觀樵之象

類書論梵書之類則知樵所作字書非許慎之徒所得而聞觀樵之分音類韻字始連環之類則知樵所作韻書非沈約之徒所得而聞觀本草成書爾雅註詩名物志之類則知樵所識鳥獸草木之名于陸機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長觀圖書志集古系時錄校讎備論則知樵校讎之集于劉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長以此觀之則知樵之修書斷不用諸史舊例明驗在前小人豈敢厚誣君子然樵雖林下野人而言句散落人間往往家藏而戶有雖雞林無貿易之價而鄉校有諷誦之童凡有文字屬思之間已爲人所

知未終篇之間已爲人所傳况三十年著書十年搜訪圖書竹頭木屑之積亦云多矣將欲一旦而用之可也嗚呼難成風波易起滌恐傳者之誤謂擅修國史將無容焉

末二行疑有脫字

與景章兄投字文樞密書

厚生天地間藜藿二十有八年矣樵生二十有四矣爲兒時楚楚便有脫畧流俗志聞君子長者風卽規繩矩履不避風雨一求見馬首而還視閭閻輕薄年少蹴踞千百輩若躡秋毫始讀古人書而性真率不一一記憶憚作時下文章喜盤詰聲牙風雅古淡易

春秋遂邁欲效之而未能也家貧無文籍聞人家有書直造其門求讀不問其容否讀已則罷去住曾不吝情寒月一窗殘燈一席諷誦達旦而喉舌不能勞纔不讀便覺舌本坳强或掩卷推燈就席杜目而坐耳不屬口不誦而心通人或呼之再三莫覺春風二月間弟兄二人手挈飯囊酒甕貿貿深山中遇奇泉怪石茂林修竹凡可以可人意向者卽釋然坐臥一觴一詠累月忘歸山林翫會禽鳥不知人來爭食揮之不退牧子樵夫澤藪相逢呼而不就坐卽疑爲神仙怪物不問姓名睥睨而去或採松食橡澆花種

藥隨漁狎獵優遊山谷間自得名教中樂地故夏不
葛亦涼冬不袍亦溫腸不飯亦飽頭髮經月不櫛面
日衣裳垢膩相重不洗而貞粹之地油然禮義充足
弟兄親戚鄉鄰僚友謂爲痴爲愚爲妄不相輩行也
而土木形質又好冲介自守不廣交游以求聞達用
是見斥于世彌曠宇宙若無所容焉一見閣下便開
懷許可推階前盈尺之地與之吐氣激昂青雲且熟
視詳聽了無難色已而旌節顧蘋蘩中挑剔其所不
知裁抑其所未及使山野之士聞之色寒盡戴白汗
四匝胸中覺無膏肓疾不知周公吐握何以過此而

機宜學士落落穆穆精神滿腹居然是出羣之氣真
名家駒也不鄙寒微以兩屈輿從手授忠恪康濟大略
千萬餘言承顏接詞調款移時布衣受知于此極矣
倘犬馬之骨未墜于地當效首領以報故不敢不盡
其所能亦不敢不盡道其所能厚也樵也嶽崎歷落
可笑人也眷言文賦體物瀏亮籠天地于形內挫萬
物于筆端春雲秋月無下手處疑不若屈宋賈馬憑
交造化曩括風雲所得驚邁絕去翰墨谿徑語出山
間筆歸圖畫田夫女子諷道不容口疑不若鮑謝李
杜回旣倒之狂瀾支已頽之岱嶽澄世所不能澄裁

世所不能裁千條折理一緒連文捍壁周孔俾申韓
楊墨佛老重足而立疑不若孤荀楊韓天才英俊豪
拔不羣朝野挹其風格人物推其表燭落筆作文言
語妙天下千將莫邪難于爭鋒如日出冰融焜耀人
耳目若不敢正視者疑不若王楊盧駱或掉三寸舌
扑縛王公或清持公論收降物議如扑鐘如懸河如
玉屑如琴瑟聽之洒洒令人忘倦疑不若蘇張裴樂
鍊達宏博擴摭古今出入羲皇驅馳綿邈如經笥如
肉譜如五總龜如人物志如入宗廟觀禮樂器疑不
若遷固向歆經綸韜略勃律理窟畫地布棋岌不可

犯如入武庫中但見五兵縱橫疑不若孫吳英衛乃
若義分明于霜信行直如弦平生之言握手入地不
軼毛髮厚也樵也仇牧荀息其人也利不可回威不
可却義存友道視死如歸瑟然英魄與秋霜爭嚴厚
也樵也程嬰杵臼其人也仗節奉使有死無二直挫
彪虎而奪之氣其英姿激奮動人毛髮厚也樵也毛
遂蘭相如其人也岩岩清奇壁立萬仞精神動天威
毅貫日其義氣凜凜逼人若有寒色厚也樵也荆軻
聶政其人也孤城圍急飛鳥不敢度獨能身質鉄鉞
拯危息于菹醢申壯圖諒節頽嵩華不吾壓使英烈

之命不委于草莽厚也樵也解揚其也鐵腸忘志勤
忠孝身全君父銜笑就刑生爲萬夫雄死爲壯士鬼
厚也樵也紀信其人也抱松筠之節歲寒不凋堂堂
直道讐惡豺狼若象牙若犀角疑若有不可拔氣厚
也樵也蘇武其人也膽幹應辨隱有城府拳五欸之
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揚威昆西何其壯哉厚也
樵也陳湯其人也生不封侯死不廟食非丈夫也勃
勃雄飛氣吞逆虜期以草裏尸而後已厚也樵也馬
援其人也標格逸亮灑出物表臺閣生風奸雄斂手
砥礪名節慨然有澄清天下志厚也樵也范滂其人

也舉裳赴義擲足輕生雖百刃砥骨而峯岨不頓嘔
肝瀝血號呼欲絕天地聞之無置顏處厚也樵也向
雄其人也主憂以辱主辱以死薦在三之義雖崎嶇
管陽而端冕繾綣臣節愈恭義血點點模糊御服誠
疾風中勁草厚也樵也稽紹其人也張胆厲聲矯首
奮色臨刀鋸鼎鑊而言詞益壯吐忠飲憤含胡而絕
在今與古蓋千一焉厚也樵也顏杲卿其人也一腔
義氣剗奸剔邪而其骸萬丈使蜂毒狼威斃然疑阻
而不得逞其禍害厚也樵也何蕃其人也擁波卒嬰
孤墉抗方張不測之虜梗其喉牙掣其首尾生雖不

能報君死當爲鬼以擊賊背裂面血疊尸通道古之
烈夫也厚也樵也張巡許遠其人也此志不展則栖
遲林野長嘯泉石負耒而耕耕破北隴春烟叩角而
歌歌殘南山夜月一邱一壑一山一雲便足了一生
事下視勢利而胸懷洒洒然者厚也樵也向子平實
孝威其人也然則厚也樵也何人也沉寂人也仁勇
人也古所謂能死義之士也謂人生世間一死耳得
功而死死無悔得名而死死無悔得義而死死無悔
得知已而死死無悔死固無難恨未得死所耳今天
子蒙塵蒼生鼎沸典午興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

弟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義售知己故比見閣下
以求其所也王彥章有言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史臣
謂其真忠蓋天性也厚樵自卜其非若胡越相視則
知人豈真易哉閣下筦樞庭爲天子大臣厚樵風塵
布衣在天地間一螻蟻數當代文伯閣下實司之厚
樵未許籍衙官列閣下出入三朝爲時元老厚樵黃
嘴經生耳且閩蜀相距彌萬里遠近之相懸貴賤之
相懸賢不肖之相懸先進後學之相懸其間事宜百
數驛舉烽燧傳呼不相及者何以三見問而分不聞
毛髮蓋磁石取鐵以氣相合固有不期然而然者今

既蝸吝蠡淺不逃鑒察當展盡底裡以俟採擇厚逸
邁而知樵幽邃而愚厚痴絕樵愚絕厚於世俗有領
袖樵于人物有林藪厚見理如破竹迎刃而解初無
留手樵見理如攻堅木終自擘折稍遲耳厚于文如
狂瀾怒濤滾滾不絕樵于文如懸崖絕壁向之瑟瑟
寒人毛骨厚仰視韓愈如不及樵下視李白如常人
厚下筆如迅馬歷隴陂終日馳騁而足不頓且無蹶
失樵下筆如大匠掄材胸中暗有繩墨每作文文成
自不曉其義必求厚爲之解說然後胸中曉然者厚
常曰吾弟文章合有神助不然何得乃爾厚得之易

得樵而後峻樵得之紛得厚而後理厚得樵而城壁
固樵得厚而朱紫分厚貞粹之地可容樵千萬輩而
峯峿孤峭樵自出厚之右厚應辨多方略樵遲鈍有
隱思厚臨倉卒若素成綽有餘波樵臨倉卒若暴疾
昏黃徐而圖之了無一塵相累使厚司臺諫則世無
豺虎跡使樵直史苑則地下無冤人智解文鋒氣挫
虓虎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則厚優于樵正固幹事不
避鎬鉞能辛苦其身爲紀綱先樵亦優于厚當官正
色不畏強禦則厚優于樵小心事君縉綬朝夕樵亦
優于厚至當廟廊擁幼君當大節而不可奪則厚能

之樵亦能之臨財廉取與義出入無私交之行可爲
百僚則厚能之樵亦能之斟酌治體如扁鵲治疾盡
見五臟凝結解紛排難如庖丁鼓刀無少留刃厚能
之樵亦能之厚也樵也平昔囊櫃中短長不出此耳
推短論長于閣下有望焉古者將門必有將相門必
有相故蕭何之于韓信羊祜之于杜預王導之于紀
瞻李勣之于戴冑皆相首尾以成功名厚樵生平用
心于古人閣下亦以古人許可幸犬馬之齒未在桑
榆正當戮力周旋閣下著一鞭于中原使白骨更生
寒灰復然特反掌耳惟閣下置之肝臆而終始之

與景章兄投江給事書

有可賀而吊可吊而賀者一工有若達而窮若窮而
遠者此理甚明而甚幽甚微而甚著知者或失之十
五愚者或得之十一得失之機間不容穢請爲閣下
開敘其端厚樵蒲陽田家子也亦經生也非愚非智
所恃者胸中無膏肓之疾解紛排難洞肝徹臆遇不
平事則熱中振衣達旦不寐奔往掉赴若將後時用
持此說躡履擔簦不避風雨求見通人而論之得通
人則論不得通人則不論也當海宇晏清方隅寧謐
長揚羽獵鬪鷹走狗吳姝荆艷盡態極妍時也人以

爲可賀厚樵以爲可吊白刃雲屯蒼生鼎沸天子蒙
塵百官連頸宮中生棘雨露沾衣時也人以為可吊
厚樵以爲可賀昔馮道馳馬之喻得之矣懷黃金帶
紫綬乘肥馬廕廣厦美食大觀重門高第凡此之輩
人以為達厚與樵以爲窮面色顰黑形神潦倒朝夕
藜藿不許飽煖凡此之輩人以為窮厚與樵以爲達
昔韓退之游荆潭詩序得之矣馮道爲河東掌書記
時奉使山中過井陘之險躍馬蹶躓不敢怠銜轡及
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此無他蹈危者慮深而
獲全居安者患生于所忽人之情也請以建武天寶

之事以明之開元之際太平之日梨園窮絲桐之妙
驪山極土木之役自以爲太平磐石之固子孫萬世
帝王之業也豈意禍起蕭牆奸生帷幄嬪嬙魚肉乘
輿播遷蜀山草木相對何心厚與樵所謂可賀而弔
益已然之明驗也火德中微賊臣內擅黃巾赤眉連
山亘谷四方之盜如雲而起人謂漢家血食于此已
矣世祖赫憤南陽徒步奮呼天下不約而從者總百
萬之師使高祖之業不絕如綫未幾建武之隆頌聲
洋溢豈天意哉或人力也厚樵所謂可弔而賀已然
之明驗也退之嘗曰和平之聲淡泊哀思之聲要妙

死後遺稿 卷下
十一
懽愉之詞難工窮苦之言易好此無他憔悴起哀思
膏粱生痼疾人情之常也請借諸葛王衍之事以明
之典午衣冠以浮虛相誕而夷甫以風流儒雅獨成
門戶雍容風格洒落人耳目間以爲雲天上人矣及
臨小患害低頭畏避莫敢支吾頽牆之禍殞身赤族
此夷甫之達厚與樵得而窮之也諸葛武侯瑯琊田
翁也躬耕隴畝風日刺其肌疏糲攻其腸熒熒然曠
四海若不容其軀一旦感會于蕪繁中談笑而取岷
君臣相遇以魚水爲不若何其一身計之而不足
計之而有餘此武侯之窮厚與樵得而達之也

以往鑒今正國家可賀之辰而羈旅求達之會然黠
虜未羈亭障未肅皇圖未復調發未弭父兄之恥未
洒天地憤容日月奪色至尊肝食豕虎枕戈亦上下
愁蹙之時也以厚與樵觀之勁敵不足憂弱卒足憂
貧賤不足憂富貴足憂則爲厚與樵者易爲閣下計
者難矣蓋艱難之主勤勤則易曉犬羊之兵驕驕則
易敗厭亂之俗易成饑餬之民易得况以夷狄之五
不當中國之一驅飲憤之民仗義奉辭以吾多筭制
彼無筭以吾重地制彼散地以吾銳氣犯彼歸氣吾
專爲一彼分爲十取用于國用糧于敵險其勢短其

節如轉圓圈石于千仞之山縱不能正藁街之戮長
纓之羈亦足以攄生靈之憤制祖宗之辱兩宮帷殿
必不寥寥于穹廬沙漠之鄉也爲國計者不亦易乎
若今日之兵教導不明典刑不正溺于疲將之手持
之失其紀律進無銳意軍有亂心馭之則亂不馭亦
亂馭之其亂速不馭其亂遲信乎爲兵計之不易也
厚與樵野人也身不紆君之紱口不膏君之粟得志
則行其義不得志則肥遯山林一邱一壑一觴一詠
下視勢利如擺脫鴻毛耳爲厚與樵計者不亦易乎
若閣下衣人之衣懷人之憂乘人之車載人之患食
人之祿死人之事當此時也不能垂尺寸功名以自
効使國家無環視之責而臣子之心所以自爲者宜
何如信乎爲閣下之難也然人之所以憂者亦不足
憂爲國計固易爲兵計不難爲厚與樵計固易爲閣
下計亦不難與其進也則狂瞽之見庶殫萬一以所
爲難者而爲易若反手耳奈德厚信至而未達不敢
躁辭以求媚如其不遇則天也命也夫復何言且爲
閣下言之峩冠博曳褌投刺者或挾親而見或挾故
而見或階緣親故先容而後見也迹相仍袂相屬也
然有畫一奇吐一策爲閣下計者乎有人于此親非

列傳通考 卷一
崔盧故非王貢又無左右介紹爲之先容敢仗天下
大計堂堂求見閣下謂此人胸中當何如哉世有非
常之難又有非常之功又有非常之人豈常人所能
賞鑒哉厚與樵見今之士大夫齷齪不圖遠略無足
與計者用自獻于閣下昔蕭何引韓信于行伍鄧禹
薦寇恂于徧裨周瑜定交魯肅于閭閻元直推轂孔
明于隴畝厚樵誠有望焉嗚呼羽毛旣成因風而騰
鱗甲已就待雲而興厚樵風雲閣下實司牧之

推慮故非王百又無左右介紹爲之先容敢仗天下
大計堂堂求見閣下謂此人胸中當何如哉世有非
常之難又有非常之功又有非常之人豈常人所能
賞鑒哉厚與樵見今之士大夫離離不圖遠略無足
與計者用自獻于閣下昔蕭何引韓信于行伍鄒忌
薦寇恂于偏裨周瑜定交魯肅于閭閻元直推轂孔
明于隴畝厚樵誠有望焉嗚呼羽毛旣成因風而騰
鱗甲已就待雲而興厚樵風雲閣下實司牧之

